

人海燈

半 月 刊

每 逢 一 日 十 五 日 出 版

第 二 卷 第 一 十 二 期 合 刊

目 錄

- 社言：開大醒法師住持覺津寺
短——不立文字
談——佛不說法索隱
讀法相唯識經論應的認識
理——文化建設與佛教
論——兒童宗教性的訓育
佛教的女性觀（續完）
研——讀大智度論偶得
究——本事經概說
遊臺城記
序——石火集前序
文——石火集自序
二十年來的幻影
異類法緣記（續）
六祖大師（續）
佛教新聞
編者的話

通 一 芝 竺 雪 寄 東 窺 道 悅 何 竹 通 靄 震 汪 記 編
者 摩 煩 塵 初 譯 屏 西 覺 摩 一 亭 華 冰 予 者

民 國 廿 四 年 十 月 十 五 日 出 版

聞大醒法師住持清江覺津寺

通一

最近佛教日報有一新聞頗堪注意，

大意是：「大醒法師此次漫遊日本歸來，適江蘇清江覺津寺發生事故，其住持向江蘇省佛教會辭職請求另委賢能接替，於是省佛教會公選法師繼任，並派法權東初二和尚護送就職……」消息雖是這末簡單，我覺得這事頗堪玩味，茲先就佛教一般情形上考察之：

中國佛教傳承制度，可分傳法剃度兩派，近百年來許多傳法叢林已改成剃度派，另一部份叢林已將傳法精神丟了，明雖傳法，其實際幾與剃度相等，稍有知識者都認為這是佛教畸形發展的病態，這種不良制度不糾正了佛教永無光明的一日。

叢林沿習下來的習慣，既是傳法，局外人當然不能過問，所以，到了現在，住叢林的禪和子都從了生脫死之外另外得來了一種希望，那便是接法。怎末叫做法？這可不管，他只知道接了法便是做方丈的預約券，假使你要在某一叢

林傳法的當兒，問那傳法和接法的人，法是什末？傳者傳了什末？接者接了什末？那才真是有趣的事！

歷來傳法接法，局外人不能過問，這次覺津寺為何突然破格向江蘇省佛教會辭職請求另委賢能接替呢？我們從佛教日報新聞中「發生事故」四字之下，不難推測其源，清江民風剽悍，前住持住了許多年，該寺擁有五千多畝（這是東初和尚來信告訴我的，實事論事，絕無「算賬」的念頭，請醒公方丈寬懷！）田地，當然不免與當地人士發生糾葛，現在的和尚人人可欺，何況你擁有鉅量財產而又一事不做呢？該寺前住持慧川和尚頗精明，不肯受人囉唆，只有出于抵抗，抵抗不了，乞靈於省佛教會，為勢

所必然，在這樣環境之下，我們知道關門傳法的制度已經的走上墓道了。同時，我們知道由關門傳法而向佛教會辭職，雖然近于非常滑稽，而實際也就是中國社會制度變化所給予佛教的一種影響！

響！

唯其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之下，才能使叢林住持們自動（雖然不是十分心願）打破關門傳法的謬舉，一方面他們知道人材之迫切的需要，一方面也可以說是新舊僧伽自覺聯合救教的表現，到這時他們不恨新僧，覺到新僧還有一技之長，為他們所不及。這是新舊交替中必經的過程，我們不希望寺院住持權馬上由法派子孫派便改隸佛教會，但希望叢林住持們在預備傳法時少帶些感情作用，傳者接者都知道為常住為佛教為眾生，那末，佛教前途或者不會這末糟糕！

大醒法師是我們的領袖，當他賭咒發願不做「木頭屋」（他在「十五年沒法解決的十五件事」一文中說他如果自己犯戒做起住持來，即將方丈匾取銷，意謂方丈即木頭屋也。不識現在覺津寺之方丈匾有無取下，殊令人念念不置也。）半年以後的今日，居然在過起方丈廳來了，我們替他慶幸，苦無賀禮可送，還是將他自己所說的話轉贈給他：「作住持者，如自身不能為人天師範，開辦道場，教育僧徒，受良心譴責

，應該退去住持職務！」

醒公住持，嘴吧不是光說人的，這番要從自己做起，以增我們新僧的面子

不立文字

芝峯

，不然，小子們鳴鼓而攻之，那邊成什末話？勉之勉之！

人是有思想的動物。又是合群的動物，要傳達彼此思想，於是發生語言和文字，語言文字是人群彼此傳達思想界的交通工具，如陸行之車，水行之舟，空行之飛艇。所以我們要在嬰孩的時代，我們的父母就把他們祖先所傳下來製造交通利器的方法教我們，我們除却是天生的啞吧，沒有不會成功的。所以人，也可以稱為會說話的動物；縱使智識稚陋，發音單純，如全未開化的野人，但因社群生活的關係，除彼此藉語言的交通外，也必有他們語言簡單的符號以記錄他們共同生活中最重要記事的文章，所以人，也可說為會運用文字的動物。每個民族社交生活愈複雜，彼此藉以傳達思想的語言和文字的需要愈密，但是我們這個人類界的語言和文字雖有種種的不同

，而基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思想界，畢竟有其相似的地方。語言文字，對於思想能否完全表現出「真實」來？這是成一個問題的。語言文字之於思想，不要說在各種語言文字不同系的民族中，有很大距離，即在同語系乃至在同一家庭之中，同是一句話，或由聲音長短輕重的變化，或由面容姿態的表情，而全異其趣者；甚或同是一句話，在甲的口說出來是合理的，到了乙的口便成為不合理的，故語言文字是能傳達思想的真實，是誰也不會相信的，不過同生活在一個社會裡，因風俗習慣的相同和學說因襲的傳統，加以「心同此理」的彼此互相了解的思想基礎上，語言文字是稍盡其一部分傳達之勞，但不是全部的，而且極其浮面的。人羣所以彼此互相深深了解的，還是藉着「心同此

理」的共鳴的心，語言文字，不過是「心心相印」的最低能的媒介。且心心相印的傳達，祇要彼此思想程度相等，於一事物有共同的了解，也可別用一種姿態以表現之，如「伸手作勢」「眉目傳情」等等，與語言是有同等的功能。否則，你雖費了很多的唇舌和字彙，要表現自己的思想以希望對方人的了解，畢竟因思想程度相離太遠，或時代環境的異樣，有裨益於人的微乎其微，甚至也會將你的語言文字理解到另一種境界上去的，如我們思想沒有發達到相當的程度，去讀深奧的古書，或去聽名家專門的講演等，故語言文字，不能盡傳達思想的能事。彼此思想的交通，仍是藉彼此共同了解的思想的自身，有時還不如以別種姿態以表現之，而特「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了。語言文字，到了這般境地，完全失其效用。在六波羅密經護持國界品中，說一個沒有語言文字的國土，如下：

「唯佛法王，化諸菩薩，無有文字，亦無言說，彼諸菩薩，受化之時，來詣佛所，恭敬合掌，目不暫眴。」在楞

伽經中說：「如不瞬世界，……普賢如來佛土之中，但瞪視不瞬，令諸菩薩，獲無生忍，及諸三昧。」上引兩部經，同時，是說不瞬世界普賢如來，和其教化弟子及弟子得益的敘述。弟子請益受教，是唯「目不暫瞬，瞻仰如來」；如來指視法要，「但瞪視不瞬」；於是傳教者已表現自己所要成就的三昧；兩者以心傳心以心印心的工具，都是在「目不暫瞬」，在「瞪視不瞬」中以盡其效能。

在意大利到現在還保存着一種默劇在舞台上出演，劇情雖無論若何的複雜，登台扮演的人物，全用全身體的動態，面容，手勢，以目示意地無聲的表演，他們所有的動作，像整個句子那樣自然活潑，不少的行動能使觀眾猜測的事物，成為鮮明的理解。

劇情的喜怒哀樂，隨伶人一一地表現出來，會使觀眾時而狂笑時而垂淚的。假使發出音聲的叫做對白歌唱，這種表現的動態，也是無聲的對白歌唱了。再如甲乙二人遇着一種秘密的事情而不願意使第三者知道時，在彼此互相瞭解之下，另出之以眉目手勢的運動，使對

方者知道他所說的是什麼。

釋迦牟尼佛於宇宙人生的真實理性，有透達的證悟，要傳達個已所證悟的真理於他人時，不得不藉語言文字的表現，但語言是不易傳達其所證悟的心境，因一般人的見解，深固於個已的成見，語言又不能如實地將個已所證悟的心境和盤托出楞伽經所謂「言說者，與妄想合」。經文有如下的譬喻：

「譬如有人，以指指物，小兒觀指，不觀於物；愚癡凡夫，亦復如是，隨言說指，而生執着，乃至盡命，終不能捨文字之指，取第一義」。語言文字既不能完全傳達真理，佛有時用放光，微笑，經行，坐臥，現神通，入三昧等藉以傳達真理，引發弟子眾的證悟。這種默劇的運動，也無異於語言說法，是佛經中三輪說法——意輪鑒機，身輪現通，口輪說法——的身輪說法。

據中國禪宗相傳的佛在靈山拈花示衆，根據此以成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的一宗，這種見解是完全錯誤的！說佛之拈花是現自心證悟的眞境是可以的，而執之爲教外別傳另立一宗，那麼就冤煞眞面老了。因爲佛除口輪語言文字表達眞

理外，其他一切行動靜默，無不是着表演真理的話劇，在佛自身的觀察，不但語言是說法，一切行動靜默無不是說法。楞伽經說：

「大慧！非一切佛土皆有言說；言說者，假安立耳。大慧！或有佛土，瞪視顯法；或現異相；或復揚眉；或動目睛；或示微笑；或呻聲歎；憶念動搖；以如是等，而顯於法。」這是表達真理的種種方法，也即等於口輪說法，拈花示衆，和不瞬世界的一瞪視——無二無別的。斷不能因其音聲說法就以爲是落在文字教下，別種表示認爲教外別傳。再試觀楞伽經文：

「云何自證法？謂諸法所證，不增不減，靜智所行，離言說相，離言說相，離分別相，離名字相，云何本住法？謂法本性，如金等有鑽，若佛出世，法住法位，法界法性，皆悉常住。」

本住法，是一切法的真實理性；自證法，是佛證到此本住法的真實理性。這二種真實理性，既不落在語言說法中，也不落在行動（如拈花）說法中；唯有不立文字，不離文字，不逆行動，不絕行動者，觸處迸出一切法的真實理性的火花。

佛不說法索隱

竺摩

凡學佛者，皆知一切經教，導源于

釋迦牟尼佛，是佛親口所說，而由佛的弟子結集流傳于後世的；但佛在諸經中爲什麼常自否認說法呢？如楞伽經云：『我從某夜得最正覺，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不已說當說，不說是佛說。』如大般若經云：『衆生各謂佛獨爲說法，而佛本來無說無示。』又云：『諸佛菩薩從始至終，不說一字。』這實在是一個問題，初心向佛者驟然視之，不免要懷疑佛的思想與言論似乎有點落於矛盾；其實呢，一點也並沒有矛盾，而且還含有一宗很深奧的義理在裏面。我們知道佛既證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理，認識宇宙人生的真相，對於什麼疑難的問題都已解決，還要說什麼法呢？有什麼法可說呢？其所以說法者，非好說法，實爲衆生故不得已而說法，故雖終日說法，終日感到無法可說時，就要向人說：『無說無示，』『未說一字。』這在解深密經疏中，嘗據經

教以三義闡明斯旨：

一約真如離言自性故不說

諸法

真如的離言自性，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所謂『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楞伽第三卷云：『何因說言不說是佛說？佛告大慧！我因二法故，作如是說。云何二法？謂緣自得法，及本住法。』又十卷楞伽第五云：『一者依自身內證法；二者依本住法。』此解『自得法』，即佛自內所證悟的真如離言之境，此境唯可親證，不可強說，名不可說；『本住法』即真如法性的本體，解深密經所謂：『諸法法性，安住法位，常常時，恆恆時，法爾如是。』真如離言說故，名不可說。故楞伽頌云：『我某夜成道，至某夜涅槃，於此二中間，我都無所說；緣『自得』法性，故我作是說。彼佛及與我，悉無有差別。』這都是約真如法性離言故不可說的所以然。又如仁王經云：『無聽無說如虛空，法同法性，聽同說同，一切法皆如也。』般若論云

：『若人言如來說法，則爲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法故；』也是這個意思了。

二約諸佛所說無異故不說

諸佛

所說，語無有異，所謂十方諸佛，佛佛道同；佛道既同，故所說的教法亦相同，過去諸佛已說，未來諸佛當說，現在諸佛今說，直說，橫說，因緣說，譬喻說，無非說此『皆其此一妙清淨道，皆同此一究竟清淨，更無第二』解深密經語之法。故般若論云：『如經言，須菩提，如來無所說法故；此義云何？無有一法唯獨如來說；除佛不說故。』又經云：『佛言，三世諸佛所說之法，吾今四十九年不加一字。』此皆顯明一切佛法，諸佛同所宣說，故佛不言自己說法，實因無法可說。如前所引楞伽經的下半頌云：『彼佛及與我，悉無有差別，』也是說明此義的。

三約墮於文字語言故不說

法不

可說，以方便故，而有所說，如標指爲見月，施藥爲治病；倘執指迷月，着藥成病，但依於文，不依於義，反而落於魔外矣；恐墮文字，故言不說。楞伽第四云：『如來不說墮文字法，文字有

無，不可得故，除不墮文字，若有人言如來說墮文字法者，此則妄說！法離文字故，是故諸佛及諸菩薩，不說一字，不答一字。」此所謂無字法門，絕諸表示，法體之上本無文字之相可得，如何還有墮文字的法門可說呢？所以佛不說法了。

由上三義，則于佛常自說「佛不說法」的隱衷，可以了然。唯於第三義中，既不說墮文字之法，云何復有許多言教文字可說呢？這在楞伽經中，已有解說：「大慧！若不說一切法者，教法則壞！教法壞者，則無諸佛菩薩緣覺聲聞；若無者，誰說為誰？」因是之故，準上諸經之文，可以會知佛雖不說墮文字法，而能宣說不墮文字的三藏聖教！而在此不墮文字的三藏聖教中，我們對於「佛不說法」，還可得到兩種理解的觀念：

一是說法聽法；一是依法修法。說法聽法的理解，應如維摩經所說：「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譬如幻士，為幻人說法，當建是意，而為說法。」依法修法的理解，則如仁王經所云：「波斯匿王白佛言：十方諸佛，一切菩薩，云何不離文字，而行實相？佛言：大王！文字者謂：契經，應頌，記別，誦誦，自說，緣起，譬喻，本事，本生，方廣，希有，論議。所有宣說音聲，語言，文字，章句，一切皆如，無非實相；若取文字相者，即非實相！大王！修實相者，如文字修！……若菩薩不着文字，不離文字，無文字相，非無文字，能如是修，不見修相，是即名為修文字者，而能得於般若真性！」

本刊重要啓事

本刊讀者以國內居多數，往來滙兌，甚感不便，茲為便利讀者起見，滙寄訂費捐款，請以郵票代洋（以一角者為限）如在十元以上者，可由當地銀行滙寄香港中國或交通銀行為盼！

護生報

△每月出版兩期
△全年定價五角
△並有五色雲中
△觀音菩薩奉送
△營業部 道德書局
△發售佛像字畫
△流通各種經書
地址 上海貝勒路一
電話八一七四

請用廈門振東海記珍品萬安香

「即西藏香」異香勝花提神辟疫莊嚴佛土裨益人群每匣一百二十支
原價港銀一元優待購試暫收港銀九毫物美價廉實非他香所可比也

尚有萬壽線香永不退味香珠各種念珠歡迎試購

華南總經理：香港大道西五十一號光南庄。汕頭怡安街四十六號中亞公司。廣州花塔街佛教會經坊。

讀法相唯識經論應有的認識

雪 煩

關於法相唯識的經論，在佛學裏頭是一部分最重要的作品。在體制上觀察，它與普通佛學的經論是大異其風趣格調的。能了解普通佛學的經論，未必便能觀看通法相唯識的經論。倘若向來沒有很沉靜的頭腦和鑑賞佛典文學的能力的養成，對於它能依的名句文的文學便沒有地方下手，遑論所依理智之境，格外無從探悉不得其門而入了。所以在讀法相唯識經論之先，應有下列的幾點深切地認識。

一 建宗意趣

一班不明佛法真理的人，不知菩薩造論所被之機，以及他的意趣所在，便將法相唯識二者判立二宗，又將各種了義經論，強派在下邊，這實在是一種錯誤的認識。因為無論那一種了義經論，他內容所包含的是不離法相與唯識的。如以集論一書來說：全書中可以說完全是分別諸法的自相與共相的，並沒有說到唯識的道理，似乎只是屬於法相了。然而普通所謂法，不過是名句文等，就是言說上的屈曲相，若是盡理的解釋。當知是由意識在聽聞教法的名句文以後，以此緣為界境，而生起心上的名句文相，堪為執持的，這才是法的真實道理。所以約這意識緣為法境的名句文說為法相，法相那裏是離開唯識以外所獨有的？所以集論上雖是只說法相，而實在是離不開唯識。又若攝大乘論，有許多人全說是唯識

的書，要知道遮無外境，表有內心，而能立自彼他的，如成唯識論，才可以說是純唯識的書。攝論中雖說一切法皆以阿賴耶為所知依等等的唯識的道理；而於彼他一方面，却是沒有多說，所以不能說是純唯識的書。然而又不能說是屬於法相；因為全書中於一法的自相與共相，沒有像集論的那樣的廣分別。如是既不屬於唯識，又不屬於法相，更不能於二宗之外，別立一宗；豈不是茫無所歸嗎？所以應當知道唯識法相二種，在真實的道理上，是不能截然分離的。

又從菩薩造論的意趣及所被的機來說：在佛滅後，一班小乘，於阿毘達磨經上所說的諸法的自相共相中，生起法執。於是龍樹菩薩出世，為被小乘的法執，而說空教。並不是不明法相，侈談空性，乃是教一班執有的人，要任法相上通達法性。又因為當時的人，所執的既是法相，所以把法相密去不說。但是有情的心理，總是著於一邊的。所以有多數人，有病雖然除遣，却又撥無法相，執有空性，而成為惡取空。無著菩薩出世，為對治有情的空病，而弘揚法相，為他們說明性相，是不可分離的，無為的空性的理，是要從有為的法相上證得，離了一一的法相，是更別無有空性的。在這時，更有一班人，又執心外有境的。世親菩薩為破這種執著，就從而遮無外境，表有內心的道理，而造唯識頌。具有破他立自的方便。當知龍樹菩薩等，全是地上菩薩，各有無分別

智及後得智所證得的法性和法相。所證得的法性和法相，却是沒有差別；但隨有情執有執空的區別，才有說空說有的不同。何況菩薩所宏揚的法，全是佛在世時所說過的，並不是諸菩薩所獨創的。但是後世的弟子不明瞭這種意趣，遂各執一端，而起種種紛爭，於是將不可分的佛法，便分成性相二派。於相中更有唯識與法相二宗的判定，學者應當於這種種的道理，融會貫通，才能免去許多的錯誤的認識。

二 研究次第

說到學習唯識與法相的次第方便：（此中唯識與法相的分別，是方便假說的。）究竟應當先學唯識，後學法相？抑或先學法相，後學唯識呢？這是一個很難確定的問題。因為唯識是顯總畧的理，法相是分別一一法的微細差別。如果最初入門，便學法相，可以知道佛法的名句文，與世法的名句文的訓釋是不同的；知道它的分限的緊嚴，可以免去隨自意解的過失。其次進學唯識，就可以於理上免除了空泛的弊病。但是必定要再學法相，才能於一一法上生起更深的領會。或是先學唯識，先了解了總畧的理，可以將無始時來的執著，根本推翻，也可以免去先學法相所感覺的支節瑣碎的缺陷；其次進學法相，明了一一法的微細差別，使所了解的理，加了確實的認定。但是必要更學唯識，才能於理上有澈底的認識。有了以上種種的理由，所以說是先學那一種是不能決定的。然而依學者的程度與年齡也有種種的差別。如年長的，富於理解力，宜於先學唯識。年少的，精於記憶力，宜於

先學法相。

再從與聞思於修三者的關係來說：唯識是便於聞思的；但是從理上說：也可以說是有修的。法相却是三慧都具的。因為在定心中所緣為似法似義的境相，便是如其所聞的一一法的自相與共相，所以瑜伽師地論一書，立聽聞時，往往覺得煩瑣，而在修時，為定心所緣時中，還要感覺到簡畧呢。若二十唯識頌，及三十唯識頌，就與修觀時沒有多大的用處了。

法相的經論，要以瑜伽師地論為最廣，最重要。在此論以前，有顯揚聖教論，既便於聽聞思維；又是修定的前方便。其次更有辨中邊論。以顯了簡畧著稱。再簡的便是集論。唯識則有二十唯識頌，三十唯識頌。二十唯識頌，是多分破他少分立自的。三十唯識頌，是多分立自，少分破他的。以上所說：都是應當明瞭的一種修學的次第方便。

三 譯著比較

譯文的風趣，完全與中國固有的文調殊異。尤其是唯識法相宗中的佛典文學，它的文句組織，嚴密而且深奧。現在且將攝大乘論與成唯識論來比較一下：

凡是研究過成唯識論的，差不多都知道成唯識論的文字精鍊，為攝論文字所不及。因為成唯識論是玄奘法師將百卷論文糅成一部。攝大乘論是照原本譯就的。糅和的文字，當然較翻譯為佳，所以有勝劣的差別。這是一種粗淺的認識。如果細加研究，成唯識論的精鍊，固然超過攝論；而攝

的圓融，能以少文攝多義理，實在是成唯識論中所未有的。又如攝論中的文字的謹嚴，含義的深廣，長文短文，各盡妙用，以十種殊勝的畧義，便攝盡了一切大乘的要義；從始至終，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但是其中的支流脈絡，却又有條不紊，這更是成唯識論所不及的。所以雖以成唯識論的文字，還有時不能解釋攝論的。就是因為攝論的意趣隱秘，必先求得他的意趣，才能明瞭他的文字的艱深。在一般粗心者流，如何能探討得他的精微呢。

攝論是無著菩薩為世親菩薩同小向大而說的，文中的要點有三：在其論中所最初總標綱要分會有說明，現在順便把他總畧的說一說：

- 一，由聲聞乘而知大乘。
- 二，由明方便而知次第。
- 三，由攝一切而知究竟。

攝論既是如是的精神，如是的重要，而且文少義深，易於記憶，所以學者只有應當專心研究，恭敬受持。那裏能毀因其譯文的字句艱深而生厭背的心理！

後言

上來說的關於讀法相唯識經論應有認識的幾點，不過是就管見所及，畧畧地敘述其一端，以供海內一般研究法相唯識的人們作一種參考而已。若要勉實的講起來這篇簡畧的短文，實在不足以代表包括這個题目的範圍。要請讀者原諒！

二十四年九月九日寫於焦山

海潮音第十六卷第九號要目

從佛教糾正西方之人生觀說到傾軋	B. F. Teznan
對於現實思想發達的批判	東初
讀回教哲學與天方典禮	雨墨
攝論與四緣十因之研究	雨墨
唯識學成立之經過	佛悅
熱河現存之滿蒙文大藏經	慧敏
禪密或問(續)	塵隱
三階教之研究(續六)	墨禪譯
雲堂病篇	雲壑
人生學(續)	王恩洋
論我們將來的責任	了願
宗喀巴大師傳	法尊
佛學答問	法舫
式海上人別傳	潛雲
黃州安國寺霧峯舍利塔銘并序	滿心如
現代佛教史料	編者

武昌海潮音社發行

全年連郵二元三角

文化建設與佛教

寄塵

自十教授發表宣言以來，無論屬於反對派的或是讚成派的，都是很熱烈的討論這問題和產出許多雄偉的精彩的巨著；這在中國文化運動的過程中，不能不說是一種很好的現象的。蓋此問題久蘊積于一般人的腦海之中，亟願得一個確切的解決的方案，尤其是在從前的各處所組織的中國文化建設協會以來，深覺得建設中國文化工作的緊張和責任的艱鉅，而且工作的人們，又多是坐而言而不能起而行，更無論所謂通盤計劃和實際的進行的標準，這所謂說食數寶于實際上又有何補呢！

今十教授的宣言，差不多已播入于全國中的知識界，而全國中的知識界的知名之士，又多爲之同聲附和或異聲非議者，這種有意義的熱烈的討論，是值得社會中的任何界的人們之所注意的。雖然，十教授的宣言只說了很簡單的：『沒有了現在中國，』而沒有指出來爲什麼沒有了現在中國，且人們所居住的中國又明明的擺在人們的面前，那里會能夠說道沒有呢？而且是現在中國沒有呢？

又說：『中國本位，』『不守舊，不盲從，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雖在我們的總答覆中說了許多『不是抱殘守闕的因襲，不是生吞活剝的模仿，不是中體西用的湊合……』但是，在我們的總答覆後面總括起來，舉出中國此時此地所需要的是：『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

爭取民族的生存，』這就是中國本位文化的目標，也就是文化建設的重大的使命。理在，且把什麼是文化，文化的標準及其功用，中國文化的檢討，佛教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佛教在亞洲文化上的關係，佛教爲世界文化的趨勢，茲不憚煩，試述如下：——

一 什麼是文化

文化兩字的意義，所包括是很廣的，比如：政治，宗教，文藝，道德等……都是，是不能夠限于一宗或一派的，簡言之，「文」就是文治，「化」就是教化；以文治教化人民，使人民納於正軌者則謂之文化。說苑指武云：『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這不是文化的根源嗎？明白點說：凡使國家開拓及民族進步，如教育，工藝，醫卜，技巧等都可謂之文化，非僅政治，宗教，文藝，道德也。蓋文化是由於豎的時間遺傳和橫的空間輸入，更由於廣泛的民族精力創造和抉擇進化而來的。

在中國過去的時期，一般士大夫的階級，固不知所謂文化！更不知所謂中國的本位文化！自鴉片戰爭海禁大開以後，因見了紅毛綠眼睛的洋大人，巨炮鐵艦，履險如夷，並且見了洋大人的國家民富兵強，生活互異，于是上層階級所謂稍識時務者，以爲提倡強國之道舍洋務則末由。然而洋務的

工作，亦無非買炮購艦，訓練洋兵；穿洋服，講洋話，一味庄洋而已！雖屬時代的變遷和環境的使然，亦不過所謂上層階級爲政者羨慕歐美的國家民富兵強，一時衝動，效而圖維，若談到于國民思想動向方面的話，是毫無作用的，若談到文化，或揆之文化的真義，真是山東老吃木瓜，一懂都不懂！

蓋文化是有體有用有物質有精神的，若舍體而說用，則失之于本質；若舍用而談體，則失之于活力；若舍物質而談精神，則失之于幽玄；若舍精神而談物質，則失之于偏枯；必也體與用雙收，物質和精神調濟，則文化才可健全，可無異議，喻如人之有手足，有耳目，有工具，有貨幣，有智慧；雖涉重洋，旅異國，又何往而不自適呢！今有人焉，手足不完全，耳目缺聰明，工具不備，貨幣缺乏，且大愚痴，雖叫他去家園，過鄰里，亦必感覺到是很困難的事？遑論乎到都會！更遑論乎遠涉重洋而適異國了呢？所以，我以爲文化的條件，必具有體有用有物質有精神各種意義的。

二 文化的標準及其功用

一般的人，對於文化的見解，都指着人類生活的方式的方面而言，在什麼時代，或什麼地方，有什麼生活方式，這就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有什麼的文化。固然，文化是應付時間和空間，滿足民族以求生存進化的，或彼民族因受了此民族的文化感化，由樸野而進於繁榮，由野蠻而進於文明；使愚痴苦惱不長進的民族，同登樂土，共享幸福，文化的

效用，似以此爲鵠的。然應該在此聲明者，這不是帝國主義者利用文化的侵略，這是使文化具有感化性，使沒有文化的民族，受了文化的感化而進化共圖生存，此文化的標準及其應用者一也。

文化的本身，應該具有爲人類謀生存的效用既如上面所舉，則文化更應該具有若干的特徵，爲各民族沒有文化或所需要的文化，以滿其生存要求者才是！誠如是，則文化的特徵，是不能夠限於空間或時間的，固不待言！遑論乎本位，更遑論乎全盤中化或全盤西化。因爲各種民族文化內容，無論是單獨優越的發明，或歷史接觸融化的關係，都有彼此互相同化的可能性，如今日的中國機械學發展，是受了西洋文化的賜予，我們能够不接受而故步自封嚴守本位嗎？要知道，人類因爲求生存，凡所需要的，間接直接，互相模仿，巧思者，因之有所啓發而發明，而創造，日新月異，進化不已！以此之故，而形成了一個新的環境，這新的環境，是由于別的民族文化激成的，是具有社會性的，社會的性質，應該忘我，所以孔曰：『毋固，毋我。』老曰：『我之患在有身。』佛陀教人除去煩惱，亦注重破『我執』的，由此推之，文化具有社會的性質，固不待言！且社會的生命是發展無窮的，而文化在空間的使命，亦是屬於無窮盡的。文化既爲任何民族一種生活的方式，而又具有空間的自適性，無論是什麼民族的文化，是不能夠閉關自守，而拒却于千里之外的，應該進而兼收互相調和抉擇的，此文化的標準及其應用者二也。雖然，文化爲人類求生存的鎖鑰，則取長捨短，抉擇去

取，自願是人類意中之事，因為各個民族都要維持自家的生存，故不得不彼此互相調濟而謀其依存，不如此，則不能夠適依生存的原理，這是無可諱言的，雖人類在求其生存的過程中，因其物質條件的不同，故其文化亦各有所異，如紅毛綠眼睛的洋大人所處的國境的少大米，所以吃的是麵包；西藏活佛班禪喇嘛等，所處的地域氣候高寒，不宜蔬菜，雖為佛教徒仍然食肉，因然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同，故其文化亦各有所異。我以為，文化的本質，是具有普遍性的和繼續性的，因為有了普遍性，故文化可以橫的向前而開展；有了繼續性，故文化可以豎的一貫而演繹。此文化的標準及其應用者三也。

三 中國文化的檢討

第一是道家：——道家以老子為代表，老子的思想是屬於無政府，主義派的，所以它對於當時帶有政治意味的偽道學派，都是具一種不客氣的痛心疾首的態度，如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又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又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破斗折衡，而民不爭。』由上面看來，這種反對政府的思想，在當時亦能够哄動一時，而且能够與儒家對抗，亦可謂豪矣。這種反抗當時和不满當時的態度活躍紙上，因為見時的社會制度，太複雜，太虛偽了！尤其是為社會上層的份子，所謂士大夫階級者，不是流於奢侈，虛偽

，猜忌，刻薄，功利主義者；即是流于自私，自利，不顧生民疾苦的個我主義者，老子生於周朝目疾時艱，故多作憤世嫉時之語，這是當時環境的造成，老子是一個極端左派無政府主義者，在它不满當時除惡務盡的態度之下，而要還到『小國寡民』的時代和使人『復結繩而用之』這不是明明標着無政府的旗幟大聲疾呼嗎？這種思想一直支配到了兩漢魏晉的時候，始則變為社會上層階級的清談，終則變為黃冠羽客的專有品了！

第二是儒家：——儒家是宗法社會倫理派的主幹者，在中國文化史上研究中國文化，一般的觀念，都是以儒家為正宗的，儒家得了帝王之力的羽翼扶助，故其普遍的發展收效甚大，且為士者亦因之而為干祿顯名進身之道，其普遍性發展，亦自屬是意中之事，而究儒家的思想，又以倫理為中心，並且在中國支配了宗法家該的社會，這原因，是在中國原始社會主義到了周朝走上農業生產之途，漸脫去了原始社會的美夢，而中國的社會制度，亦因之在周朝始正式成為封建制度；社會的組織到了周朝益複雜，人與人到了周朝益密切。在封建制度之下農奴過着非人牛馬的生活，真是一言難盡！如地主有了相爭的時候，出兵，出車，捍衛地盤，生命財產，付之地主，無論在此處的或在別處的，大家都是一樣過着非人牛馬的生活！精神和物質，幾乎犧牲殆盡，而身為地主者，又多作威作福，不惜民力，民力被榨盡，思有以反抗，反抗被壓迫，壓迫愈反抗，壓迫力愈大，則反抗力愈大，而社會的秩序，亦因之發生動搖而趨于紊亂了！在當時，天

子不能令諸候，諸候不能使大夫，大夫不能治家臣；乃至演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孔子之作春秋，針貶時俗，以維風化，此儒家倫理思想的突起也。

第三是佛教：——佛教雖發源於印度，乃集大成於中國，自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即佛滅度後六一〇年也。初，明帝夜夢金人，使羣臣相之；衆以爲天竺之佛，即是神人；上奏于帝，遂使蔡愔、王遵、秦景等十八人至大月氏國迎之。在當時，大月氏國恰爲迦膩色迦王統治的時代，而在三藏結集之後，——世尊在世說法不重文字，唯隨所聞依之而行。至世尊滅後，有不正比丘出，且恐妙法散佚，故有三藏結集之舉。大智度論云：『彌勒菩薩將阿難於鐵圍山間集大乘三藏。』——所以原諒其意，聽其隨便載佛像經論來到中國，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大師遂趁此因緣來到中國，帝建白馬寺居之，此中國有寺院之始。從此二師翻譯四十二章經爲漢文，取意多與儒家的思想接近，大受朝野人士的歡迎，是很有名的！新來的佛教，因帝王的崇奉和保護，遂得佈殖其勢力；舊有的道家道士們見了眼紅，遂起反抗，至奏請朝廷，一決佛道二教的優劣；帝然之，一日火驗二教的經書，佛教經書存而道家經書燬，佛教得勝而道家失敗；結果，道士、官民、宮女等數百人一時出家，增建佛寺十所，以住僧衆。中國的社會思想爲之一變，中國的文化史上亦因之起了一個很大的波瀾了，中國的思想界亦因之起了不少的爭論，至獻帝初平二年，佛滅度後七三四年，有儒者牟子皈依佛教，造理惑論；自是始融和道，儒，佛三教的。到了興平二年，佛滅度

後七三八年，有管融居士始自建佛堂舉行大法會，誦經；從此佛教接近社會，已是深入民間了。（未完）

上海慈航週報

本報以宏揚大乘佛法。消弭災劫爲宗旨。內容專載古今大德宏法論文及國內外佛教時事

價目 全年五十二期大洋壹元零四分（郵費貳角陸分）
半年二十六期大洋五角五分（郵費壹角叁分）
每期二大張大洋貳分（郵費五厘）

如欲在佛菩薩誕日附精印佛像者全年十次大洋柒角
地址上海租界霞飛路嵩山路口

淨土宗月刊第十一冊目錄

彌陀往生活.....	法尊譯
我所見到日本淨土宗的種種.....	大醒
對於淨土宗應有的認識（續）.....	法航
淨土宗寶典提要（十五）.....	空塵
靈巖山淨土道場啓建大殿碑記.....	印兄
淨月老和尚佛七開示錄（續二）.....	定勇
淨土宗是下根人修的法門嗎.....	玉泉
我願修淨土並勸請大眾念佛.....	法慧
編輯後記.....	編者

兒童宗教性的訓育

東初

八月一日各省皆響應規定今年爲我國兒童年，同時，南京政府又傳出全國義務教育的消息，這顯然是兒童年的促成，這顯然是處於領導地位諸君對於兒童初期訓育表示注意的象徵，我們知道兒童是整個社會國家的命脈，是家族主義中的小天使，是將來民族社會上一切新建設的主幹，尤其是我們少年的中國將來一切的一切，都要仰着這班活潑健強的兒童。因爲這樣，我們對全國兒童初步開始訓育的當兒，不得不有重審思慮的試問；

我們現代中國兒童需要種甚麼教育心理來訓育？

我們現代中國又需要一種怎樣心理的兒童？

我們怎樣纔能使兒童知道人生的幸福是由奮鬥中得來的？

我們又怎樣纔能够使兒童知道在服務小我家庭義務外還有大我國家的義務以及更廣大普遍全人類共同幸福的義務？

因爲篇幅及時間的關係對於以上諸問題僅能作個抽象的敘述，當然！有漏落的地方！

談到該用一種甚麼教育心理來訓育兒童，這對於現代社會所施辦一般通俗教育心理不可不有澈實的認識與體驗，依照歷史看去，中國已實行將四十年的新教育，在這四十年新教育當中所昭給與民衆的成績，除掉整日講究物質生活以滿

足個人私我的狂欲以外，究竟對於國民倫理道德思想有甚麼幫助？對於國民大我國家主義的思想有沒有啓迪？將來能否不造些高等游民？這都是我們顧前思後的疑問，在教育的原則上有兩種教育：一種是物質教育，一種是精神教育。中國過去四十年新教育却是新實行的物質教育，是就造高等游民及高等流氓的教育，不是精神教育，不是愛國的教育，更不是將來新中國應有的教育，故我們對於兒童教育的訓育不可不注意在精神教育上的訓育。

兒童初期的訓育重在性情的養成，不在知解上造就，要養成兒童情感溫柔的意識乃在宗教性的訓育。宗教是人類最富同情感慈祥和精神的教育，也是人類社會普遍法則的運動，同時能養成兒童自由信仰及因果定律，使兒童知道人生的一切禍福不是被甚麼天帝所賞罰得來的乃是自由我們各個人生過去精神意力上所招感。自由的信教能使兒童品格趨於高上，以同一宗教信仰原則上使國民團體歸於統一，而宗教原素的使命在結合人類各種民族成爲堅固團體的社會生活。故原始時代民族團體的結合都賴於宗教信仰，無論那一個民族團體成功沒有不經過相當宗教性的訓育。也可說全人類一部戰爭史都由於宗教信仰不同問題的劃成，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的十字軍東征誰說不是因爲宗教信仰的問題。但後來日爾曼族却成爲歐洲文藝復興的原動力，這又是甚麼原因呢？故

我想，世界上無論是哪一種宗教都是助長人類社會文化思想的進展，究竟不是軍閥專講破壞，不講建設的？

照現代中國教育形式上正需要一種兒童宗教思想，以普遍宗教性為主體的訓練，使在兒童心理建設個同一宗教性的運動，也就是在民族兒童心理觀念上能夠統一，故要讓國家將來趨於統一必先要養成兒童宗教性，無宗教思想的兒童是枯燥的，寂寞的，孱弱的……故梁任公先生曾說過：無宗教思想則無統一，無宗教思想則無希望，無宗教思想則無解脫，無宗教思想則無忌憚，無宗教思想則無魄力，以及克林威爾再造英國，女傑貞德再造法國，維廉濱開關美洲等皆歷千辛萬難犧牲軀殼的大無畏精神，都富有宗教思想也。

佛教的教主釋迦牟尼佛，它整個精神意力都為的是要從混合婆羅門教中樹出徹底的理智平等的宗教，從奮鬥中奪得人生的幸福，否認一切幸福建在多數人的痛苦上面，故釋迦牟尼佛有雪山六年奮鬥生活，最後在菩提樹下獲得人生最究竟圓滿的幸福，戰勝一切神格賞罰的主義，發揮自我的生命自他平等的自覺，宇宙平等大我的主義。因為要想一切人類眾生同獲自己所得究竟圓滿的福首，故不惜施設「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同體大悲的美德。為大衆幸福廣博普濟救濟的運動，故談經說法有三百餘會，為人類恒河劫中未有的貢獻。這種大無畏精神足能教濟現實社會中一切不平等的爭奪。故欲完成兒童圓滿人格當以釋迦牟尼佛理智平等宗教性訓育為主體。庶幾乎纔能使兒童一切幸福都在奮鬥中尋求。同

時不但為個人和我福要勞動，奮鬥，堅決，還有個更廣大的大我國家一切的建樹一切的改良，一切的一切也都賴於我們身上，故兒童與國家關係深切莫比！同時為全人類大衆生存的幸福，纔是人生的究竟正覺的幸福呢！！ 初稿於浮玉

弘揚佛法之唯一刊物

佛學半月刊

言論思想 文筆內容 消息出版 售價
純正正確 生動豐富 靈通準期 低廉

本刊定價全年連郵大洋五角

發行處 上海膠州路 佛學書局

十一弄念號 各省分局各地郵局均可代定

海

詩

萍

集

出版已

通一法師編著 人海燈社叢書之三
本集以通一法師將去潮州十首為主，
(并有法師自序)。以當今佛教頭腦清
新之一般僧伽居士和詩為附，和詩共
廿家，作風有超出齊己貫休之上者，
字間行裡，熱血絲絲，其期待佛教振
作之血忱，躍然紙上，學佛人尤宜入
手一編。書用八十磅道林紙精印，極
為美觀，定價每冊式角。(可以郵票
代洋)

發行所：香港東蓮覺苑人海燈社

佛教的女性觀

(石川成章)

窺諦譯

四勝鬘夫人的誓約和抱負

勝鬘師子吼經，示說勝鬘夫人的十大受的誓約，和三大願的抱負，實是通貫古今女性中的一大教範。故於千三百餘年前的昔日，聖德太子奉推古天皇的優詔，天皇十四年，於禁中御前，使其進講佛教，太子，於其諸經中特選此經講讀；天皇私慕其勝鬘夫人的淑德，仰慕其玉成坤德，乃於御進講後非常的敬感，這於御布施御下賜的優渥，即能明了他的講旨是如何的敬虛和契合的。

勝鬘經所說的教旨，若依中國的佛教學者的意見，乃以小，始，終，頓，圓的五階級，判別釋迦一代時教中而把牠攝歸終教，對於頓圓二教的妙旨，尙相徑庭，這是固守於說時和形式的僻見。全同華嚴，法華，涅槃諸經，理解和力說一乘圓頓無上的妙指，這是聖德太子的卓見。現於本經的末段，「佛言，此經所說，斷一切疑，決定了義，入一乘道。」的幾句言詞，足可証明本經是一乘究竟了義的大教。

故勝鬘經顯宗鈔（東都長泉律院慈覺寂普撰）曰：

若依賢首宗，則判此經以爲終教攝也。若依上宮所判則應言此經彼終頓圓所攝也。諸家所判各有道理，於中上宮所判，其旨甚深，深得經旨。

勝鬘夫人的兩親波斯匿王和末梨夫人，認爲其女勝鬘的法器，遣使齎手書，慇懃問法，勝鬘夫人，接讀兩親的手

書，甚深感激，發希有志，一心專念佛陀，希望受其教化，釋尊其時在憍薩羅國的首府舍衛城的祇園精舍，很能洞察夫人熱心希望教化的志願，直接的現其姿態於夫人的處所；「我（佛陀）導汝身以來，非唯現在，從無始乃至未來，永遠導護汝身」的良好言詞，給與她一個無上的安慰。

如上所述，勝鬘夫人，於佛教史上所佔的地位，定是光輝燦爛。從來，對於佛教女性的認識的態度，素是冷淡非常。然依如是德行具備的勝鬘夫人，佛教中的女性位置，由此確使女性的堅固。不但如是，釋尊，素因夫人的人格優勝，修養高超，並給她受有如下的作佛受記：

當復供養無量阿僧祇佛，過二萬阿僧祇劫，當得作佛，號普光如來應正徧知。

勝鬘夫人拜領了如是的授記的典禮，當下，即於佛前告白十大誓約，發起三大誓願。

十大受。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

一，于所受戒不起犯心。二，于諸尊長不起慢心。三，于諸衆生不起恚心。四，于他身色及外衆俱不起嫉心。五，于內外法不起慳心。六，不自爲己受畜財物；凡有所受，悉爲成就貧苦衆生。七，不自爲己行四攝法；爲一切衆生故，以以不愛染心，無厭足心，無望礙心，攝受衆生。八，若見孤獨幽繫疾病種種厄難困苦衆生，終

不暫捨，必須安穩。九，若見捕殺衆惡律儀及諸犯戒，終不棄捨，我得力時，于彼處處，見此衆生，應折伏者而折伏之，應攝受者而攝受之。十，攝受正法，終不忘失；何以故？忘失法者，則忘大乘；忘大乘者，則忘波羅密。忘波羅密者則不欲大乘。

三大願。爾時勝鬘；復于佛前，發三大願；而作是言，以此寶願安處無量無邊衆生。

以此善根，於一切衆生，得正法智，是名第一大願。我得正法智已，以無厭心，爲衆生說，是名第二大願。我于攝受正法，捨身命財，護持正法，是名第三大願。爾時世尊，即記勝鬘，三大誓願，如一切色悉入空界。如是菩薩恒沙諸願，皆悉入此三大願中，此三大願者，究竟廣大。

釋迦世尊，如此的稱讚勝鬘夫人，善哉善哉，智慧方便，甚深微妙，這真是智德共秀的理想的人格者。古今女性的龜鑑。其十大受的誓約，三大誓願，寔是適切于女性的規範。聖德太子，特別選此而鼓吹女性道德，敬服至極，婦人，必須體其令旨，依是日夜砥礪其智德。

五日本古來高僧的女性觀

日本佛教教主的聖德太子的女性觀，這如前章的記述，舉揚理想的婦人人格者的勝鬘夫人，大大鼓吹女性道德，這即本質的，精神的女性觀。其次，如平安朝初期的兩天高僧，傳教，弘法的女性觀，他們依據宗教法規上制定結界，由

聖域排斥女性，這即由形相上客觀的，差別的觀察女性。即是，女人垢穢之身，爲罪障之體。

比叡山延曆寺元祖師行業記云：

弘仁十三年夏四月現疾，告諸弟子曰：女人輩不得近寺側，何況院內清淨之地哉。每日長講諸大乘經，殷勤精進，令法久住，爲利國家，爲疾群生，努力努力！

傳教大師，某年六月四日示寂，這即是其最後的訓誨。弘法大師乘和二年三月的遺誡中，雖然不曾言及女性，但從他的結界的趣意推之，一般的女性觀，則與傳教大師同一意見，毫無疑問。但對特殊的女性，即有全然別殊的觀察，下面的事寔，就是難以判明其心緒的一例。

高野山麓慈尊院彌勒菩薩像，大師爲其母公阿刀氏特別，高野，係禁制女人進入的靈場，于山麓特結草庵，供奉母公。即高野山開創的當時，從讚岐國隨來，于高野山大門傍構造小庵，遣從五位下阿刀太夫的次男元忠，使其奉侍，大師，往返高野山時，亦必訪此庵，以慰母公。

又，淳和天皇妃如意尼，從大師入道，入攝津國武庫郡甲山，創神咒寺住之，屢屢受大師的教誡，

大師，又因便利婦人參拜起見，于大和平野東方，低平幽邃之處，創立一寺，歡迎女性嚮往。女人高野，其名廣知。這樣，大師對於女性的救濟，具有莫大的關心，這是很明確的事。

法然聖人源空的女性觀，這如前章引證無量壽經釋，即可明瞭其心跡。乃爲女性罪多障深，而是可憐的身軀，大慈

大悲，陀彌陀佛，特因其懷疑心深重，千第十八本願外，更有建立第卅五的女人成佛的大願；此名乘託願力往生，不然斷定她永劫是無救濟之道。

無量壽經釋云：佛鑒女人懷疑心，于茲，故別有所願也。

善導大師釋此願云：乃由彌陀本願力故，女人稱佛名號，正命終時，即轉女身，得成男子；彌陀接手，菩薩扶身，坐寶華上，隨佛往生，入佛大會，證悟無生。又，一切女人，若不因彌陀名號願力，若千劫萬劫恆沙等劫，終不得轉女身。或有道俗云：，女人不得生淨土者，此是妄說不可信也。是則拔女身苦器，與淨方快樂，慈悲誓願利生方便也。

觀覺聖人的女性觀，對於一般女性若不讚歎彌陀名願，雖經百千萬劫，五障不除，女身不轉；反之，若依彌陀大悲，深信彌陀不思議力，女轉男願，女人即得成佛。這種說法完全與其師法然同樣，但是，對於特殊的女性，却有特別的觀察。如其夫人玉日姬，即深信是觀音化身，乃將其師法然聖人勢至垂迹尊崇自信教人信的大行，和盤托出，以聖人之信仰。

「我準二菩薩的引導，弘揚如來本願，真宗依之興起，念佛依之隆盛」這正是告白其所信，依之，觀察聖人的特殊女性觀，大有主觀的，精神的女性觀的色彩。

日蓮聖人的女性觀，依其著作的主師觀御書，法華題目鈔，明顯的亦有貶斥女性的事。

主師親御書云：娑竭羅王娘名龍女，八歲小蛇，品（指提婆達多品）為成佛，此事很足希奇。因為，華嚴經謂：女人地獄使，能斷佛種姓，外面似菩薩，內心如夜叉。又云：一見于女人，能失眼功德，縱雖見大蛇，不可見女人。又有經云：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男子諸煩惱，合集為女人一人之罪業。或又經云：三世諸佛眼，脫落于大地，法界諸女人，永無成佛願。但此品（提婆達多品）意，以人畜為喻。即畜生龍女尚且成佛，何況我等人道果報，勝彼畜類，豈有不成佛哉。

又，法華題目鈔云：女人于內外典中，皆為不祥之物，三皇五帝三墳五典，定諂曲者，故于一切災害，皆因女人而起，國亡人損，源本女人。內典中，成道初轉法輪之華嚴經，乃謂：女人地獄使，能斷佛種子，外面似菩薩，內心如夜叉。雙林最後之大涅槃云：一切江河，必有回曲；一切女人，必有諂曲。

又云：所有三千界男子諸煩惱，合集為一女人罪業等云云。大華嚴經文，所謂能斷佛種子者，這即譬如女人是佛教的蕉樹。例如：大旱時，虛空中起大雲雨，下注大地，無量無邊之花草樹木，因之開花結果；然而，那些焦種不生，結果因雨，反致朽失。合法而言，佛如大雲，說教如大雨，草木如一切衆生，一切衆生，因受佛教法雨潤澤，即得五戒十善禪定等諸種功德，這如開花結實；敗種遇雨不生其芽，反致朽失，這如女人雖遇佛教，不脫生死，反失佛法，而墮惡道，故名能斷佛種也。

。涅槃經文，一切江河有曲，一切女人亦然之說，這即水是軟物，若遇山石硬物遮擋，水先爲塞，而後往來灣曲行也。女人亦復如是，女人心之譬水，或心有分別如水也；若遇道理和男子心情，則即先塞而後善取彼才也。又如畫水不斷，女人體不信故，只今不見其事也。又，女人心之老長灣曲，佛言本來正直，故言女人破壞佛法也。所謂五障三從，五障各別，三從隨從。故銀色女經云：三世諸佛眼，乃至女人不成佛。大論云，清風猶易執，女人心難執。此如諸經嫌惡女性之文字很多；文殊師利菩薩經，不說一字，縱有忽說女人成佛者，實不審故。故雖有寶淨世界多寶佛第一弟子智積菩薩，釋迦如來弟子中智慧第一之舍利弗尊者，以四十餘年之大小乘經意，欲如誨女成佛，亦難轉其心，終不能令成佛云。

又，日蓮，遺四條金吾女房父書中云：

若日輪破於大闇，女人心之大闇，法華經如日輪；幼子不知親母，親母不忘幼子；釋迦佛如母，女人如幼子，二人彼此思慕不離，佛是如是思，女人亦如是思，我等思佛，豈有不給釋迦佛見。

女人如葛藤，男人如松，須臾不可並立云。

日蓮上人，依龍女成佛的事，不顯彰法的妙勝，而特強調女性罪障，這依前記的引證，最可明瞭的事。

道元禪師的女性觀。前記諸林僧的女性觀，唯於客觀的，差別的，特別強調其弱點黑暗這一面，公平妥當的態度，

是嫌缺少幾分。獨道元禪師的卓見，本質的，精神的，主觀的態度觀察，實是公平妥當，我真敬服之至！

正法眼藏，禮拜得髓章云：

傳持正法眼藏比丘尼，預期四果支佛，或想慕三賢十聖。禮拜開法，比丘尼，應可禮拜，因男兒有何可貴？虛空者，虛空也，四大者，四大也，五蘊者，五蘊也，女流亦復如是。得道雖各得道，但不論男女，誰得道者，應敬重誰，這是佛法極妙的法則。無論女人，畜生，亦該如是，若於佛法道理，如夢不見其真，則雖百歲老比丘相，不及得道之男女。

修行佛法，若道取佛法，雖係七歲女流，即爲四衆導師，衆生慈父，例如龍女成佛，應皆供養恭敬諸佛如來，這即佛道古儀。又，和漢古今帝位，亦有女人，因國土皆爲帝王所領，人人皆成臣下，這即不敬其人，而敬其位，比丘尼亦復如是，不敬其人，不敬其昔日，而敬其得道。

又，今現至愚之人，心想，女流是貧婦所對的境界，這是俗人的見解，佛子不應作如此想，不忌貧婦所對的女性，不忌一切男子，通統都是染污因緣而成，男也爲境，女也爲境緣，非男非女也爲境緣，夢幻空花也爲境緣，或緣水影而成非梵行，或緣天目而成非梵行，神也有境，鬼也有境，其緣若不俱足，（中畧）則婦所對境不成，一切男子和女人，彼此間互不相愛，更無得度之期，其理應細檢討。唐國間也有愚痴僧伽，堅立志願，生生

世世不願見一女人，其願，是據何法而起呢？佛法嗎？世法嗎？抑是外道法呢？天魔法呢？女人爲甚麼如是不祥？男人爲甚麼如是的有德？惡人，男子中也有惡人，善人，女人中也有善人，誓願聞法，勤求出離，必定不分男子女人，皆是未斷惑者，或男子女同未斷惑，則斷惑證理，更無男子女人的簡別。又，於中，若願不見女人，試問，衆生無邊誓願度，若不度女人，則即不名菩薩，不是佛的慈悲，唯喝聲聞之酒而固於聲聞乘所發的狂醉的言語。

又，日本國中亦有可笑的一件事情，即所謂所有的結界境地，或名大乘道場，不許比丘尼女人來往，這邪風終是不辦事理者流傳，不稽於古人，不聞於博達之士，或稱權者所爲。或號古先遺風而不論古先遺風的真情，這是童言而不是成人的心腸，十聖，三賢，等覺，妙覺，亦不作如是的惱慢之語，不馳往於生死流轉的境地嗎？何況大師世尊成其無上正等覺者，應闡明者已闡明之，應行者已行之，應解脫者已解脫之，乃至於現在，如是看來，佛陀在世的佛會，皆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等四衆，或八部，七十三部，八萬四千部，這是佛會中所結的佛界，總之，無論那一法會，皆有比丘尼，女人，或八部等，法會之中，無有超過如來在世的佛會的清淨。結果我們皆有希望成佛的可能。

無論大乘，小乘，但極位功德無有差別，比丘尼者，亦多謎四果，三界中，無論何界，皆是十方佛土，誰履行

者，誰即作佛；又，妙覺無上佛位，女人既得作佛，則諸方佛土皆得其究竟矣。

的確，其論旨公明正大，而是徹底的言論，絲毫不拘束於因習和傳統，斷然說破結界的陋制，高調釋尊在世的古制，立大乘一如的理想，爲女性放萬丈的氣焰，如何的合理，而妥當的言論，真是痛快極了。

六結論

佛教中論別女性觀，有總體觀和特殊觀，或形相的客觀的差別觀，精神的主觀的平等觀的不同；如過於注重過客罪障深重，販斥和譴責女性，這即客觀的差別觀的女性觀。反之，若於斷惑證理上沒有何事的簡別，高談男女一樣的成佛得脫，這即準據實相一如大乘佛教的玄旨，主觀的平等觀的女性觀。總之，平等和差別決定沒有相乘反的處所，所謂蠅會一如，相即不二，原是佛教的妙旨，若是偏局於一面，這不是中道之言。

因爲，男女兩性，陰陽剛柔，原本如是，所以，互相損害，依其一身一家，終於影響到社會國家的興廢，其利害密切關係可爲重極。故增益其得長，免除其過害，終始顛沛，要慎重留意和努力，這是當然的事情；故當教誡男人，力說女性的過害，這也是最要之警戒。反之，若當教導女性之際，強調男性的毒害，這防犯更是重要。佛教，大部分因爲都是對於男子說法，故諸經中強調女性罪過的事情佔多。這應該諒解其這般警告教誡的深旨。容認其多少總有減缺公平妥

官的言論的。

如彼之五障三從，三從，却是女性美德的表現，五障對於女性，這也是從他方面規定了女性的一切，其實，這不過是因習的觀念，而女性的本質，依之，也不能肯定其價值的如何；或者，若以斯事而貶斥了女性，則男子爲皇后，也不能免除其一障。即所謂產兒不可能的一障。

女人結界，發起於平安初期，這是日本獨特的法規，如道元禪師的堂堂論破，乃爲違背佛教的本旨，頗偏於不合理

的制度？對於男女的風紀，甚爲紊亂的，當時的社會相，爲護聖地淨域，這也是不得不作如是之推測。

大乘佛教兩大分別的聖道淨土二教，論其究竟圓頓一乘的妙法，共以女性皆可成佛，顯彰其優勝，這使吾人興起莫大的興趣和喜感，同時，如熱心信奉勝鬘夫人，舉揚如是優秀的人格者，而爲萬古女性的範本，這更成其無上的幸榮！（節譯中央佛教第七號）

一九三四，八，九，譯於嶺院

讀「大智度論」偶得

道屏

我性好玩，不大高與看書，尤其是不愛看佛經，劣根性也，無可奈何！近來忽然發了研究經論的想頭，恰恰寺裏有部大智度論，東之高閣，無人過問。我見之，惘惘之念，（慙其無伴也）油然而生，因即携與作爲同伴，共度此漫漫生死長夜也。偶有所得，旋筆之於書，以誌不忘云爾。

一 如是

智度論解釋「如是」云：「問曰：諸佛經何以故初稱如是？答曰：佛法大海，信爲能入，智爲能度，如是者，即是信也。若人心中有信，是人能入佛法；若無信，是人不能入佛法。不信者，言是事不如是，信者言是事如是。譬如牛皮未柔，不可屈折，無信人亦如是。譬如牛皮已柔隨用可作，有信人亦如是。」

「信爲道源功德母」，我們平常不是這樣大喊而特喊嗎？但究諸實際，我們到底信呢？還是沒有？這個，我可不敢打妄語說我是信了。由己之心以及人之心，由此理以推及彼理，當知莫不皆然也。雖事許有例外者，但恐千百不得一二也。諸佛經中，首立如是，其用意非淺顯也。我們平常看經時，有如走馬看花，不及深究其中之奧理，所以學佛，研究學佛，及至最後，毫無受用者，誰之過呢？己之過也。予於讀大智度論知之矣。

二四年三月二五日在四明延慶寺

二 比丘

比丘有三義：曰破惡，曰怖魔，曰乞士。何以名破惡？能破煩惱惡故。何以名怖魔？出家受戒時魔王恐怖故。何以名乞士？以清淨食而淨命故。

現世比丘，能破惡否？能怖魔否？此尚爲急待解決之問題。我亦無此智力解決此問題，留之以俟來者吧。今天所要討論者，爲乞士。於此乞士之解釋，智度引經云：「如經中說：舍利弗入城乞食，得已，向壁坐食。爾時有梵志女，名淨目，來見舍利弗。問舍利弗言：『沙門，汝食耶？』答言：『食。』淨目言：『汝沙門不口食耶？』答言：『不。』仰口食耶？』答言：『不。』方口食耶？』答言：『不。』維口食耶？』答言：『不。』淨目言：『食法有四種，我問汝，汝言不，我不解汝當說。』舍利弗言：『有出家人，合藥、和穀、植樹等不淨活命者，是名下口食。有出家人，覽視星宿、日、月、風、雨、雷、電、霹靂不淨活命者，是名仰口食。有出家人，曲媚豪勢，通使四方，巧言多求不淨活命者，是名方口食。有出家人，學種種咒術卜等吉凶，如是等種種不淨活命者，是名維口食。姊！我不墮是四不淨食中，我用清淨乞食活命，是時淨目聞說清淨法食，歡喜信解。舍利弗因爲說法，得須陀洹道。』

我們出家比丘，讀智度論至此者，真不知要作何感想也！

三月二十七日在寧波延慶寺。

三 僧伽

很多比丘在一處住，和合如乳，名爲僧伽。譬如樹林，衆有衆多樹木，才名爲林；一樹則不名林。僧伽亦然，多人共和合住，乃名爲僧：一人則不名僧。智度論明僧有四種：『有差僧，無差僧，嚙羊僧，實僧。云何名有差僧？持戒不破，身口清淨，能別好醜，未得道，是名有差僧。云何無差僧？破戒，身口不淨，無惡不作，是名無差僧。云何嚙羊僧？雖不破戒，鈍根無慧，不別好醜，不知輕重，不知有罪無罪；若有僧事，二人共諍，不能斷決，默然無言，譬如白羊，乃至人殺，不能作聲，是名嚙羊僧。云何實僧？若學人，若無學人，住四果中，行四向道，是名實僧。』

『實僧』固已成爲過去之一名詞矣，現在往何處去找實僧哉！所易找者，無差僧耳。我們一舉眼，一低頭，觸處即是。至於有差僧，雖間或有之，但甚爲希有，若嚙羊僧，本無足取，既不能上求佛道，復不能下化衆生，好醜輕重，有罪無罪，亦不能分別，直一木偶耳。但在現時，即尋此一木偶之嚙羊僧，亦不可多得哩。何以故？嚙羊僧，雖鈍根無慧，然亦不作惡，雖不持戒，然亦不破戒，不與人諍，但默然無言，一安分守己僧耳，較之時下之破戒僧，動輒打罵，終日相諍，勝多多矣。

時至今日，求一安分守己之嚙羊僧尚不可多得，四僧之中，以無差僧爲最多，可憐亦復可悲！

三月二十九日在寧波

四 念佛能救脫苦厄

現在念佛人，其目的專在求生淨土，束手以待臨命終時，佛來接引，坐蓮花上，與諸上善人，聚會一處。却忘了念佛還可以救脫目前的苦厄。淨土固然須假念佛之力，方能往生；但目前之苦厄，一時既無相當之法以救之，亦可念佛以救脫之，如智度論証云：『昔有五百估客，入海採寶，值摩伽羅魚王門口，海水入中，船去駛疾。船師問船上人：『汝見何等？』答言：『見三日出，白山羅列，水流奔趣，如入大坑。』船師言：『是摩伽羅魚王開口，一是實日，兩日是魚眼，白山是魚齒，水流奔趣，是入其口，我曹了矣！各各求諸天神以自救濟。』是時諸人，各各求其所事，都無有益。中有五戒優婆塞，語衆人言：『吾等當共稱南無佛，南無上，能救苦厄。』衆人一心同聲稱南無佛。是魚先世是佛破戒弟子，得宿命智，聞稱佛聲，心自悔悟，即便合口，船人得脫。』

以上是說念佛之力，能使惡生魚悔悟心，合口不食念佛人的一段因緣。但我頗有一點感慨：是船師勸人求諸天神，但結果是「都無所益」，可見天神之力，微乎其微了。但現在正不少求天神以求脫苦厄的人，當知天神，自既不保，焉能保人？夫能保人者，厥唯佛世尊耳，不信，這五戒優婆塞何以救活一船人呢？

三月三十日在四明。

五 佛的算學

近人有精於算學者，無論何物，但須用尺一量，長短高下，厚薄方圓，各有多少，即能算出物之分量來。然

長江之沙，從未聞有人算出究有多少，當知此非世間算學所能算也。恒河之沙，比任何河沙要多，佛能知其數。有智度爲証：『如佛在祇桓外林中樹下坐，有一婆羅門，來到佛所，問佛：『此樹林有幾葉？』佛即時便答有若干數。婆羅門心疑：『誰証之者？』婆羅門去至一樹邊，取一樹上少葉，藏還問佛：『此樹林定有幾葉？』即答：今少若干葉。如其所取語之。婆羅門知已，心大敬信，求佛出家，後得阿羅漢道，以是故能知恒河沙數。』

近人因算學之進步，已認爲驚人矣，殊不知佛教的算學，更驚人呢！

四月二日在鄞縣。

六 廣長舌相

佛在世時，遊行乞食，至一婆羅門城，其王令其城人，不可與食供佛。故佛入城乞食，城人皆閉門不應，佛乃空鉢而返。後有一老使人，見佛相好，生大信心，持一將棄之罍，灌澆供佛。佛即受之，時即笑出五色光，普照天地，還從眉間入。阿難不知何故，問佛因緣。佛言：『是老使人，施佛食故，十五劫中，天上人間，受福快樂，不墮惡道，後出家得入無餘依涅槃。時有婆羅門，說佛打妄語，施此臭食，何得大報？佛時即出廣長舌相，覆面上至髮際，語婆羅門言：『汝見經書，頗有如此舌人而作妄語不？』婆羅門言：『若人舌能覆鼻，言無虛妄，何況乃至髮際？』我人舌不能至鼻，故言多虛妄，由此可見世人沒有不妄語者，不然，何以無一人的舌可以到鼻呢？

四月五日在南湖。

本事經概說

悅西

我國學佛者對於小乘佛學很少注意。說者謂吾國盡是大乘根性。余謂與其說大乘根性，不若謂之為懷虛榮心，崇高而驚遠；基礎未固便欲從事建造三層樓閣，其欲不危殆者蓋寡？

胡懷琛曰：「同是一本書，那書面上印着『某某大學叢書』，或廣告上標明『某某大學講義』，學生就很歡迎；若書面上印着『小學用書』，那學生就一定不要讀了。」

然而學佛者對於佛祖經論亦復如是，明明是「大乘」，但經題上未冠大乘二字，目錄中更誤收入小乘部類；於是該經便唯有置之高閣，無人過問，至於純粹小乘則更可知矣。其內容若何，毫不關心。夫小乘既無益於吾人，則如來說法，諸聖集結，古德西去求法喫苦受辛，翻譯流通，豈非徒勞耶？

本事經乃唐代玄奘大師所譯，文有七卷，品別有三，其行文之流利，詮義之正確，均勝餘經。凡一言半句於吾人之思想言論及行為上莫不予以很深刻之勉勵。可謂小乘之精華，令人百讀不厭者也。凡吾出家弟子當置此書於案頭時加流覽，其有益於身心必非淺鮮，余讀一遍遂命徒輩閱之。咸曰：「得未曾有，吾人欲了脫生死當以此經為指南。今為欲引學佛者研讀此經，並欲出家者以此經為必修科故，遂略述其大概如下：

本經前無序分，後無流通，體裁與四十二章大同小異。

四十二章乃譯者於小乘中抽譯組織而成，本經乃集者將我佛一代所說，如生死之過患，生死之由來，生死之對治，以及改惡向善等凡有益於身心者，聚集之組織而成。全經凡有一百四十段，每段皆云「吾從世尊聞如是語。吾從世尊聞如是語，即諸經經首之如是我聞。以非一時說故，不云一時。又非一處所說，故不云佛在某處。聽眾或多或少初非一定，故不云與大比丘眾幾多。所集各段源出諸經，諸經既有流通分，故本經流通分亦從略也。」

本經七卷經文三品攝盡。第一第二兩卷名「法品」，因此品中各段皆明一法故。第三第四第五三卷名「二法品」，以此品中各段皆明二法故。第六第七兩卷名「三法品」，以此品中各段皆明三法故。

一法品中有五大段：

第一大段中有十二小段，各有長行重頌，後有一頌總攝十二段所說。十二段中一無明，二貪愛，三不見聖諦，四心染，五心淨，六業，七意為前導諸不善法，八意為前導諸白淨法，九破僧，十僧和，十一我慢，十二不放逸。此中一，二，三，四，七，九，十一，之七種，應除去。五，八，十，十二，之四種，應修令增長。第六業之一種有善有惡，惡者遮之，善者增之，重攝頌曰：「蓋結劫兩心，業二意前行，僧破及僧和，斷慢修不逸。」

第二大段中有十四小段：一斷貪，二斷欲，三斷瞋，四斷害，五斷痴，六斷覆，七斷惱，八斷忿，九斷恨，十斷嫉，十一斷慳，十二斷嗜，十三斷慢，十四斷害。此中各有長行重頌。行長中有標有釋有結。如第一段曰：「苾芻當知！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証彼定得不還果。云何一法？謂是捨貪。」此標也。又曰：「一切有情由貪染故，數數還來墮諸惡趣受生死苦。若能永斷如是一法，我証彼定得不還果，不復還來生此世間。」此釋也。又曰：「是故我說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証彼定得不還果。」此結也。餘十三段標釋結皆準此知。總攝頌曰：「貪欲瞋恚痴，覆藏及忿惱，怨恨嫉與慳，耽嗜慢將害。」

第三大段中有十小段：一念佛，二念法，三念佛，四念戒，五念施，六念天，七念休息，八念安般，九念身，十念死。長行中各有標釋結。文曰：「若諸有情永念一法，我証彼定得不還果。云何一法？謂是念佛。」此標也。又曰：「一切有情由不念佛，數數還來墮諸惡趣受生死苦；若能常念如是一法，我証彼定得不還果，不復還來生此世間。」此釋也。又曰：「是故我說……」結也。餘九段皆準此知。此段照例應有頌總攝十段所說。文中無者乃抄脫耳。今補之曰：「念佛法僧戒，施天及休息，安般身與死，能得不還果。」

第四大段中有十三小段：一如實知貪，二如實知瞋，三如實知痴，四如實知覆，五如實知惱，六如實知忿，七如實知恨，八如實知嫉，九如實知慳，十如實知耽，十一如實知慢，十二如實知害，十三如實知一切。長行中各有三節：一

明不如實知之失，二明如實知之得，三結勸。總攝頌曰：「貪瞋及愚痴，覆藏惱忿恨，嫉慳與耽嗜，慢害將一切。」

第五大段中有十三小段：一慈心解脫，謂福業事中慈為第一。二善知識，謂作外強緣斷惡修善所求皆遂。三正作意，謂作內強緣斷惡修善所求皆遂。四知施報，謂知則必無慳恡，雖唯有一食亦須施他然後自食；以不知故雖無量飲食及財寶亦不肯施。何為施報？謂生人天中無量往返受諸快樂。五知犯戒報，謂知則檢戒無犯，不知則放逸無畏。六知持戒報，知則堅持，不知則犯。七知而妄語無改悔心，有過。八知而妄語有改悔心，能造善法。九如來不出現，無量有情退失聰慧。十如來出現，無量有情聖慧增長。此段與上段合而觀之，故吾人與如來須生難遭之想，希有之心。十一邪見，此是衆苦之門。十二正見，此是諸善之本。十三心速轉，於順境生貪，猶縛未解；於順境不喜樂，是謂隨順出離，總攝頌曰：「修慈修二緣，施犯戒持戒，二妄二聖慧，邪見正見心。」

二法品中有四大段：

第一大段中有十二小段：一於根門不能守護，於飲食不善知量。苾芻成就此二，於現法中有苦無樂，身壞命終墮諸惡趣。二於根門能自守護，於飲食能善知量；苾芻成就此二，於現法中有樂無苦，身壞命終生諸善趣。三唯造衆惡，不修衆善；有情成就此二，臨命終時能生焦惱。四唯修衆善，不造諸惡；臨命終時不生焦惱。五樂速通行，苦速通行；樂則加行無澀難，諸根通利；苦則加行有澀難，諸根通利。六

樂遲通行，苦遲通行；樂則加行無滯難，諸根羸鈍；苦則加行有滯難，諸根羸鈍。七惡戒，惡見；彼於善法能為障礙，有情成就此二必墮地獄。八善戒，善見；有情成就此二能生白淨善法，身壞命終生天趣中。九作，不作；作謂身語意惡行，不作謂身語意妙行；有情成就此二墮諸惡趣。十作，不作；作謂身語意妙行，不作謂身語意惡行；有情成就此二昇於善趣。十一法智，類智；應修令生。法智生時感後有因不得生起，類智生時能斷無明。十二世間智，出世間智；應正尋思，稱量觀察。謂於蘊處界等世俗法中如實了知名世間智，於蘊處界等諸法性中如實了知名出世間智。總攝頌曰：「二根二焦惱，二行二戒見，二作及不作，二智有二種。」

第二大段中有十二小段：一通達故，徧知故；慈芻爲此而出家者是名真實修行梵行。二律儀故，正斷故；慈芻爲此出家名修梵行。三求厭背，求離欲；慈芻爲此出家名修梵行。四於惡應正了知，於惡應深厭背，謂修行者於惡法應正了知，知則能背；背則離欲解脫。五不淨觀，慈悲觀；修習此二能斷二法：所謂貪欲，及於瞋恚；謂修不淨觀能斷貪欲，修慈悲觀能斷恚瞋。六有餘涅槃，無餘涅槃；謂雖見色聞聲然根境順者不貪，逆者不瞋名有餘；諸法清淨無戲論體，離有離無，不可言說名無餘。七有見，無見；天人由此一類怯劣，一類勇猛，二者皆病，有慧眼者能正觀察。八減省睡眠，具念正知；於二果中隨証一果，有餘或不還果。九常樂安坐，勤修靜慮；於二果中必証一果，或有餘依，或不還果。十無慚，無愧；慈芻有此不能証得無上安樂。十一靜慮，聽

說；此二爲出家者所應作事，靜慮謂離生喜樂住初禪，定生喜樂住二禪，離喜妙樂住三禪，捨念清淨住四禪；聽說謂於契經應頌等九部法，受誦聽習令其通利，宣暢解釋。十二聖尋求，非聖尋求；由此能引生老病死者，名非聖尋求，如來不讚歎，勸導令離；由此能超生老病死者，名聖尋求，如來讚歎，應當修習。總攝頌曰：「爲通達律儀，厭知不淨界，纏覺悟安坐，愧所作尋求。」

第三大段中亦有十二小段：一慚，與愧，此二是白淨善法，有情有此清淨，無則難穢，二不害，尋思；謂於諸有情都無損害，永斷尋思，於不善法能永斷；如來未成佛時安住此二故，悲智圓滿，三力輪，法輪；謂居家者以努力得來之資身之真施出家者，出家者爲諸居家宣說正法；如是二輪展轉相依。四修正，修觀；修正離貪，心善解脫；修觀離痴，慧善解脫；然修此二法，尤須依住尸羅。五慧，與念；謂修行梵行，慧爲上首；解脫堅固，念最尊勝。六惡不善法以無明爲前導而得生長，由無慚愧爲後助而不損減，善法反此，七無明，有受；如來出世爲斷此二轉於法輪。八剃鬚髮，常乞求；淨信出家受持此法，非爲生活，爲利自他。九毀犯淨戒，具戒謗他；二具有過。十父恩，母恩；二皆難報，若父母不信三寶，勸令生信；無清淨戒，勸令持戒；無多聞者，勸令聽法；性慳貪者，勸令布施，乃名報恩。十一業，智；諸業已集，異熟未現，終不滅盡；諸智已生，煩惱未除，終不捨離；一爲生死因，一爲滅感本。十二敬父，敬母；父母是勝福田，以敬愛心親近而住，生無量福。總攝頌曰：

「善尋輪戒學，無明慧斷除，苦毀謗報恩，無欺狂父母。」

第四大段中有十四小段：一財施，法施；二施中以法施爲最上最勝最妙最爲第一，於法施中能無顛倒行法施者唯有如來。二財祠祀，法祠祀；二中以法祀爲最勝，三法言，宴默；由法言故，宴知有德；由宴默故，心便寂定；行者集會應作此二。四於言說時非理作意，於宴默時非理作意；茲芻若有此二，名多惡者。五於言說時如理作意，於宴默時如理作意；茲芻設有此二名多善者。六思擇力，修習力；有學茲芻應有此二，思擇力謂思斷惡行，修妙行；修習力謂修七覺支，皆依止滅，回向於捨。七業，與壽；此二滅盡故死。八能感短壽行，謂殺生等；能感長壽行，謂戒殺等；世人愛長壽而好殺生，此則用惡因欲招善果，焉有是處。九所緣行相，作意行相；所有一切已取當取現取心相皆由此二，茲芻由二行相應當正勤善取心相，十生，與死；雖共乖違而無間缺，謂生有時，死便沒；死有時，生便謝。十一死有二種：調伏死，不調伏死；異生見色聞聲等妄生執取，生諸惡趣名不調伏死；多聞弟子以聞法故見色聞聲不生執取，不復更往惡趣，調伏根故名調伏死。十二染法，淨法；如是二種攝盡諸法，然由一法生，謂衆生心，心雜染故，有情雜染；心清淨故，有情清淨。十三有二種見令諸有情互相怨害：謂有見，無見；習有見者，稱讚有見；習無見者，稱讚無見；於此二見不以正慧如實了知，不能解脫；能以正慧如實了知，始得解脫生死大苦。十四世間正見，出世正見；了法不實名世間正見，知四聖諦名出世正見；於此二種正見應諦尋思，

稱量觀察，能得涅槃。總攝頌曰：「施祠與集會，不如如學終，行相相違死，染淨及二見。」

三法品中有三大段：

第一大段中有十三小段：一過去世諸劣勝解種類有情與劣勝解種類有情已相親近參於承事，諸妙勝解有情與妙勝解有情亦然；過去既爾，現在未來亦然。二三因三緣能感後有，所謂無明未斷，愛未棄，業未息；由是因緣能感後有。三貪欲，耽著受用，不見過患；由此三因三緣令諸有情希求利養，生諸過患；欲証涅槃者，不應起此三因三緣。四欲界有三種勝生：謂欲住天，樂化天，他化天；雖成大福，而受輪迴，五無敬承，無慚愧，懈怠妄念；茲芻具足成就如是三法而似驢鳴。六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若能於中無倒修學，於諸漏未生不生，已生令滅。七戒定慧三增上學，若有勤修不空無果，必至究竟能証涅槃。八於三增上學若少分修，得少分果；若圓滿修，得圓滿果。九於三學修習成下中上賢聖差別：謂戒學增上，不重等持般若，証預流果；戒學定學增上，不重般若，証不退果；三學皆增上，得真如漏心善解脫，慧善解脫。十調善戒，調善法，調善慧；若茲芻具此名最上士，十一無學戒定慧蘊，茲芻成就此三分，已能窮至梵行後邊。十二名譽，利養，生天；若不希求此三種樂事，於淨戒應起上品。十三根香，莖香，花香；如是三香唯順風薰，不能逆風；戒香則逆順皆可，天上人中皆聞芳馥。總攝頌曰：「同界感後有，求利及欲生，惡說似驢鳴，四學與四戒。」

第二大段中有十二小段：一於世間子有三種：謂父母善，子亦善，名等子；父母不善，子善，名勝子；父母善，子不善，名劣子。二尊重正法，愛樂正法，欣正法樂；精進修行，愛樂法行，永斷貪等三不善根。三親里相應尋思，利養相應尋思，妬勝相應尋思；有學有此，能令退失；四事業，談話，睡眠；有學喜樂貪愛耽著於此，能令退失。五淨信，施物，福田；此三和合現前，能令善男子生無量福。六智者應以三種不堅之法貿易三堅：謂以不堅之財易堅財，以不堅之身易堅身，以不堅之命易堅命。七未知常知根，已知根，具知根；如是三根其性深難見，於四聖諦未見未知為見為知，發生樂欲名未知根，如實見諦名知根，諸漏已盡不受後有名具知根。八有三種補特伽羅為義利故應當親近：謂具戒定慧，具劣者，具等者，具勝者；於初勸令勝進，於次更互聽聞，於後自欲圓滿。九於身住不淨觀，於息住隨息念，於諸行住無常苦無我觀；修初斷貪欲，修次斷尋思，修後斷有愛乃至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十衰老，疾病，無常；有情常為此三怨賊逐害，十一施，戒，修；諸福業事不出此三，故有情於

遊臺城記

臺城蓋吳林陵，晉建康城址，宋齊梁陳都之以為宮城；候景之亂，梁武帝被困，餓斃于此。遺址在雞鳴山北麓，尚有餘牆未圯，與今城垣銜接，余徘徊瞻眺，不禁慨然；或有言曰：梁武帝奉佛可謂至矣盡矣，修長干寺，建阿育王塔，出佛爪髮舍利，置於其間，傾導皈依者甚衆，而三度捨身同泰，持願復如此篤切，胡阮困臺城，身死國絕，而佛不加憐，豈天道憤憤，善惡莫辨耶？不知梁武帝，非真專誠事佛者，虎狼其行，蛇蝎其心，多為不義，積惡已盈，觀其篡齊位

此應修；應習，應多修習。十二世間最勝略有三種：謂佛法，僧；於佛法僧起淨信心，所感果報於諸天中最高第一。總攝頌曰：一子尊重二學，福堅根補羅，不淨等及怨，福業事最勝。一

第三大段中有三小段：一有三大師出現世間利益安樂無量衆生；所謂如來，無學阿羅漢，有學弟子具修梵行具正多聞者。二諸天集會來降人間有三時：謂佛弟子發心出家時，出家受戒時，諸漏永盡時。三畧有三事天勝於人：謂長壽，端嚴，快樂；如是三事天勝於人百千萬倍不可稱計。此段文少，故無攝頌。

本經以改惡修善自利利人離苦得樂為主義。句句皆本分，字字皆警策，重實行，不尚玄談；依之而自修，則有惑皆摧；以之而利人，則無生不攝。至於何為染法而當除，何為善法而應修；閱此經者自可了然。文中謂一切諸法不出染淨，染淨不離一心，心雜染故有情雜染，心清淨故有情清淨；此即萬法唯識之圓旨，孰云此經純小乘耶？今欲引初發心者入勝故，畧述其大意如此，餘不具論。

何張蓮覺

，弑齊主，毒心辣手，一意孤行，又不思逆取順守之理，布施仁義，與民休息，而黜武窮兵，生靈塗炭，其于佛教戒殺之旨，已大相刺謬，金剛怒目久矣。稱此惡因，安有善果？不遭顯禍，亦難逃陰譴，且梁王饑困時，曾否一念齊王當日被弑之狀，自作自受，豈虛言奉佛者所能欺人哉？於佛乎何尤？聽濤逸叟題詩云：『捨身同泰偽皈依，難儼當年篡弑非，殘缺臺城疎柳外，夕陽猶照紙鳶飛。』斯言諒哉。

石火集前序

竹摩

詩，是文字，佛教，是離文字而談文字。

有人說，佛教是排斥文字的；我以為未必盡然，佛教並未排斥文字，文字的排斥和不排斥在人的執見而已。佛教在重實證，破執着方面，所以不重文字，然由文字而會實相方面何嘗不重文字呢？故與其說佛教排斥文字，不如說佛教的究竟目的在證悟實相，而忽視初步工夫的文字法門罷了。向來的佛徒，或昧斯義，滯惑文字，于是便無形中造成一派排斥文字的思想；而另一派又因其厭離文字太甚，過於暗中摸索，于是又造成一派排斥不立文字底思想。是知文字的排斥和不排斥，又完全在人的善用和不善用，善用者就成文字般若，不善用者便落文字葛藤，與佛教的本身了無交涉也。然古來在這兩派思想的趨勢上，後者總不敵前者，所以歷代的僧詩大都湮沒，即不湮沒亦若存若亡了。宋惠洪著了一部關於詩的書，顏曰「天廚禁樹」，可以思過半矣。

雖然，詩能陶冶性靈，于人生並非

毫無利益，與佛教亦不無關係；一詩是把利那間所感觸到的所想像到的意境用精簡美麗的文句抓住牠的東西，若意境高妙入神，不但作者久而讀之可以重溫舊趣，即讀者體會時亦同樣的得着怡悅；二詩是富于感情的文學，其感人之深，足以改變一個人的個性思想；三詩與偈盡相近，古來許多行者往往于有意無意間流露出一些富于禪意的句子，把大乘佛教底思想表現出來；四佛教徒一生所過行雲流水的生活，都是詩的生活，能利用行脚閑暇時吟咏之，表現之，亦未始沒有意義的。這幾種意思，在拙作「佛教與詩的我觀」一文中已有較長的論及，其中尤以詩的感人之深和佛教的重感化力最有關係。不但詩是如此，凡是有意義具磁力的文字，我想都是一樣的感人！不說別的，就說我們自己的文字因緣吧：

通一法師和我如陌生路人，素未謀面。自他接辦人海燈雜誌後，感教風之墜墮，冀僧衆之覺醒，發爲詩文，常帶感情的筆鋒，使我由文字認識他底個性

思想與志趣；同時他亦不時向我要稿，于是我們便在精神上發生交遊了。不過他的文既流利雄健，詩亦清新可口；而我則顯理不如八指，言情又愧三郎，兩者都瞠乎其後，烏可以混集一起，致使魚目混珠，奴郎莫辨？所以他雖然老早就有把合出集子的意思告我，並屢屢索序于我，而我一直到現在還不會向他表示可否，也沒有寫序。

老實說，我不曾寫過一首自己滿意的詩，故雖有所塗，覆額隨之；即平日聽到別人談詩，也覺意味索然，原因是自己寫不好詩，所以厭詩。自從前些時日偶然寫了十首「讀高僧山居詩」請教大醒上人，他來信說：『每讀新詩，喜甚；君詩才天就，當來大有可觀，非吾等所能企及也！望多讀古人佳品！』因了這個鼓勵和指教，使我近來對於詩感到興趣時，又隨意哼了一些，這是應該衷謝的！

總言之，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們的印詩不在詩的工拙，是在紀念一種難得的因緣！質之通一法師以爲然不？

墨城，廿四年八月五日
寫在樂消至永嘉舟中。

石火集自序

通一

在佛教徒應脫離文字障的口號之下，其結果，造成了今日僧徒啞羊群的畸形病態，歷史告訴我們：這是過去佛教徒矯枉過正的好教訓。怪不得前人，怪不得今人，這是佛教輪化論說明世間法的一個鐵証。

佛教徒在行証方面，固然無須文字，可是在初步由信起解時除了參訪善知識口頭領教以外，不能完全棄捨文學呢？就算你是上根上智在參究本來面目，或死心塌地一意念佛吧？禪淨兩宗寶典汗牛充棟，不先涉歷一番，從解起行，總不免有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危險。過去禪淨大德，不見得沒有我們聰明，果真完全離開文字毋須由信解——

借重文字而生起的信解——而能不費力地走上行証的正徑；那末，他們著書立說便是欺誑我們，叫我們在文字葛藤里打圈子，不能直截了當討個真實受用，那該多少罪過！所以，離開文字者是從文字助起信解以後的行証上的離開；這就是如標月指，得月離指。假使目不識

丁盤腿死坐不解禪為何物，槓聲篤篤高唱彌陀不識淨土是什末的人，也在喊佛教不立文字，那，至少在我個人認為是件很滑稽的事！

我自己在佛教文學上一點供獻也沒有，但我希望今後佛教徒明白這一點，在自行化他上，不要太輕視忽略了佛教力的文學作品的創造，我相信無論是自己怡情悅性或是激勵他人，這力的文學多少總有些利益的。

我就因為存了這點偏見，（？）平常在研究佛經之餘，對於一般文學作品不論新舊總歡喜遍覽一遭；尤其對於舊體詩，明知自己沒有帶來這種先天的天才，可不知怎的偏好依樣畫葫蘆地吟吟吟，名家作品讀得太少了，「偷」起來也是生硬的。談到詩禪一境，如大日經義釋所說：「一歌詠，皆是真言。」白香山所說：「先以詩勾牽，後令入佛智。」當然不敢生起這種野心；不過，一時興之所至，過莫能止，只得犯着昆奈耶中律教禁歌詠的戒條一抒發其胸中

塊壘罷了。

四五年來，吟吟吟，原不止這一點，可是兩年前的舊作，完全被我的朋友替我弄失落了，想來真够痛心的！本集所選，都是南來以後的作品，（也有幾首是前幾年的舊作）這些覆轍之物，原不該災禍襲擊，現在居然印出，雖屬大胆，亦有其因。第一：自己的東西雖壞到極點總不免有點敝帚自珍，從前的舊作可以遺失，現在的這一點點誰能担保將來不會遺失呢？皮劍農唐僧詩選例言告訴我們：唐代軼詩非常之多，如棲隱的桂峯集，元顥的檀溪集，宗淵的洛西集，希覺的雜詩，這些，到現在都只傳了一個集名。其他如可朋的玉壘集十卷只贖了四首，可止的三山集，只贖存了九首，知玄集廿餘卷只贖存了三首，尚顏集五卷只贖存了三十四首，常達集一卷只贖存了八首。隨園說：「凡詩之傳，能藉其佳，亦藉其所居之身分，如女子青樓，山野僧道，當成一首，人皆有味。」這話未免令我們懷疑，這樣我們明知知道災禍了襲擊未必即能流傳，不過趁此可以出合集的因緣了却一番手

續，使得我倆願心圓滿而已。第二：竺摩法師和我雖未曾會過面，從文字結交了後說來，在私誼上，是我的一個畏友，在學問上，是我的一個良師，而在佛教立場上，又可說是同一戰綫上的兵士；兩年來信件往還，得他的利益很大。去年他硬要和他的寒夜讀高僧山居詩十首，因為自己是個儉腹兒，一直挨到今年夏天都沒有交卷，而他反先和了我的將去潮州十首，慚愧之餘，心想：這樣海量寬宏的朋友委實很少！當時我就慙慙他合出詩集，做我們神交兩年來的紀念。

○起初他謙虛不肯，我寫信給他說：「我們不是大腹書賈，誰也不會疑心我們剝削讀者。自己掏腰包，不怕人說我們有坐抽版稅之嫌；而且人事無常，年紀很輕的朋友近幾年來已死了好幾個，生死關頭，難做得主？即使百歲光陰，還不等子石火般的倏忽？趁着可能的機緣留一些生命史上的紀念吧？」也許是我的話打動了他的心坎，居然馬上就承認了。可是，他雖然將詩序詩稿寄來，而詩集定名權他始終在推讓，恰巧最近得來消息：慧雲法師死於台灣，永學法

師死於漢口，青年同志，凋零日多，這使我們對這石火倏忽般的人生起了進一層的認識與愛惜！

文字本身原無利弊可言，善於運用即是三昧，除了利他，自己也可從之得到真實受用，迷之者觸途成滯，即成障礙，人生既如石火一瞥，轉眼中年老年人，我們儘在說人喊不立文字的是自欺欺人，假使自己一生在自行化他方面，不能役使文字而反為文字所役使，那不成了一絕大的笑話？所以，希望竺摩法師愛惜這石火般的人生，珍重這石火般的人生，在行誼方面，不要為文字所繫縛，尤其是詩，「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

二十年來的幻影

我是一個受僧教不徹底的人，固然是關於資質魯鈍而懶於用功，一方面也是因環境不良沒有固定的僧教育機關來造就，以致因循至今年華老大，依然故我，毫無成就，說來真是慚愧！

我自小雖在私塾裏讀了不少的書，但終以教授法不善，莫能了解，出家之

的那般優勁兒未免太糟蹋了時間，譬如寒山拾得之詩，信口吟來，真如鳥評溪聲，自成佳響，讀之者誰說不受感動？我雖不敏，願與竹摩法師共勉斯意，對於文字，尤其是作詩，我們要做切實拿定主宰的主人翁，不要做它的奴隸，竹摩法師，你當點頭道是否？

有這末幾種意思，本書才定名石火集，但並沒有其他什末深奧的意思。

末了，本集能够提早出版，得芝峯老法師之力特多，這兒該特別提出誌謝一聲的！

民國廿四，重陽節前七日，于香港
人海燈社。

靄亭

後，適值民國肇造，凡百維新，我僧界先進感着環境知識底需要，也有創辦僧校教育僧青年的舉動，在民二那一年，我泰縣僧小學也應運產生了，得了師長的栽培，允許我進去，整整學了三學期的光景，才感覺到滋味的當兒，而學校即因經費無着壽終正寢了，當時國內并

無其他的僧教育機關，那時候我的苦悶，真難以形容了。

民三，滬上哈同花園有華嚴大學的設立，這消息的傳來，真是使我悲喜交集了，以受小學教育未終了的我，怎敢妄冀非分而入大學呢？可是，希望嘗試的觀念也不斷地在心海中起滅着，主辦人爲最熱心僧教育先進月霞法師，我的師傅從前在南京的僧師範裏也曾親近過他，因要再去求學，以圖深造，不知內容怎樣？特地去上海探聽，他也是熱心僧教育的一個，見我尚不過於愚痴，孺子可教，順便把我的文卷帶去請示，幸蒙法師印可了入學，就在那年秋天，同我的師傅一齊進去了，誰知好事多磨，學了兩個多月，內中起了波折，竟致忍無可忍地全體師生整隊出園了，遭了這樣挫折把我全副求學的熱望打斷了，運籌時乖，唯有暗自嗟嘆罷了！

法師領了我們這班失學的十足逃難流民式地僧青年，一同到留雲寺會議，希望在最短期內另謀組織，同學中有熟人的各自投奔安頓，其餘的都在留雲寺掛單，當時同學中稍有人事地位的無不

自告奮勇，各出手眼去找地方來容納，確巧龍天加被，遇着杭州海潮寺的住持出了岔子，向留雲寺來告退，留雲乃海潮的下院，因爲祖庭的關係，所以應乾老和尚，極力出來設法維持，一方面也感覺到月老法師爲法的誠懇，又有數十衆學子環繞着，也與僧界的面子有大關係，根據這種種方面的道理，應乾老和尚就爽快快地把海潮寺推出來，并承認供給伙食，教授和書籍的責任歸月老來擔當，於是教養的責任，各人負擔了一半，這重大而繁雜的問題，頃刻之間就解決了。

杭州是全國風景最好的地方，海潮寺的房舍又非常的多，大家得着這種好消息，莫不歡欣鼓舞，驚喜得若狂，即刻收拾行李一齊往杭州出發，這廟貌甚是偉大，前後排列五六進，房舍數百間，且在望江門外，頗爲幽靜，真是講學極好的場所！然多年的古寺不免要稍加修理粉飾一番，才能適用，極快也非歷三四個月的時光不能開學，我的師傅看着這種情形，就說倒不如先行回庵過年，等到明春開學再來吧？豈知不回倒也

罷了，亦回就被家裡纏縛住了不得出來。

剛剛家裡老和尚，同家內當家的師傅鬧着意見，拚命的留住我在小庵照應門戶，我的師傅獨自往杭州去了。那時候我地內心萬分焦急，弄得進退難谷，狼狽不堪，既沒有硬行出走的勇氣，只好忍氣吞聲地等候着機緣罷了。我的師傅不時地寫信來安慰我，教我耐心靜候着，來日方長，在家裏帶着自修也是一樣，我也在暗中出盡了法子請人向老和尚疏通，終於不能達到目的，但是，留我在家的本意，實在暫時沒有辦法，出於不得已。在不久的中間，招了一個中年出家的師弟，於是將我所負的責任費了數月工夫在最短的期間速成地盡行傳授了他，蒙老和尚百二十分慈悲，開籠放鳥底恢復我的自由，稱興地向杭州疾飛去了。

滿望從此入校，一心一意的讀書，來彌補這數月裡的缺陷，豈料學運不佳，月老與諸老一同晉京講經去了，在我到杭的幾天以前，有遠方同學也來銷假，因爲他的性情不好，當事人藉詞推辭

了他，我雖然沒有這種情形，但亦不能例外，恐有重此輕彼的嫌疑，橫豎月老在這不久之間會回來的，不如姑等着罷，於是我的師傅替我設法把我寄居在山水清秀名聞的天下西湖佔着最勝形勢的湖心亭同鄉那裏，暫享受着湖山的清福，重理故書而外，有興則泛舟中流，或盪到對岸的孤山之下，在長堤上獨自徘徊着，在這湖山若畫的當中，整整度了一個多月，風晨月夜，餐飽了湖山的秀色，這種因禍得來的幸福，實爲我平生最享樂底第一次呢！

月老見到發起講經的諸君，另有作用，中途即假病回來，我於時刻刻進校，隨班聽講，月老每日除大座講華嚴兩小時外，另講其他的經論一小時，隨衆過堂，這種爲法爲人艱苦卓絕的精神，實在令人欽佩，前後經過了兩年之久，後來因爲駐兵的關係，幾番交涉，不得要領，當時頗感有碍攻讀，因此就把華嚴時期縮短了圓滿，全部遷移到九華山東巖去了，關於駐兵這層，在當時以爲與授課頗有妨碍，至於現在已司空見慣而無所謂了。

這東巖的住持心堅和尚，是月老的披剃徒弟，本來很情願全部推出來，聽月老支配辦學，無奈房舍既不够用，食糧又感缺少，僅僅過了一個冬天，講了一部楞嚴，第二年夏天磬山講法華，就乘此各散了，這個期間曾經打了不少的主意，總想買一塊地皮建築一所校舍，作華嚴宗永久的道場，總是東不成，西不就，於此也就見到這老爲法的婆心，現在我們同學中，無有一個人能趕得上他，真愧對此老了！

九華山下來回小庵一次，就去磬山聽法華經和五教章，每日法師講兩次，另偏座講一次，同聽的也非常之多，磬山的山水清幽絕俗，是清修學道的好場所，住的人很爲滿意，我同聽經的雨亭師弟，不幸得了吐血病，沒有等到圓經就把他送回去，這時候已無處可學了，就和我的師傅一同到天寧寺去過冬，彼時學風未能普徧，叢林對於受過教育的人非常注意，但我們深知自愛，兢兢業業地反比其他人還規矩些，一班舊老腦筋的人對於我們尙稱和洽，并未發生過非難，我在這時期深感到求學的困難

，和僧教育發展的不易，以月老的道德學問真誠如許，尙不能博得一般人的同情和信任，何況其他呢？我主張吾輩曾受過教育的僧青年，應當大下決心，入於舊僧中埋頭苦幹，使得着他們的信仰，將來得一席之地庶可爲所欲爲，假使自視太高，目空一切，不能和光同俗，已自失去了同事攝生的善巧，怎能免他人不以異類視我輩而生畏哩？照這樣學無所用，又何貴辦教育？又何貴有這受教育的僧青年？而希望教育普及提高價格不猶緣木而求魚抱薪去救火嗎？因此決意放下一切，跑到叢林裡邊住，也並不覺到有什麼痛苦，這年秋天聽到月老接住了破山興福寺的消息，私衷竊喜，以爲從此可滿老人積年的夙願，孰知冬天即以圓寂聞，這也是佛門的不幸吧！

次年春，焦山請還山法師講楞嚴，他是華嚴校內舊教師，就與數同學前去隨喜，蒙常住的優待，住寮房，聽經講偏座，期畢，挽留掛書記號，仍住寮房，叢林規矩，非住過兩期禪堂，代到首領職事的無此榮銜，以我初來未曾住到一天禪堂的人，而受此特殊地待遇，不

能說叢林不重視獎藉受過教育的人啊！我這幾年來也感覺得東奔西走席不暇煖的勞悴，正好借此溫習故書，飢者易食也就很快慰了！

不上一期，常住教我到衣鉢寮去管賬，我想無功受了常住的優待，既然找到我服這點務，也是誼不容辭，就允承了，幹了兩期，總算沒有出生什麼岔頭，又在客堂裏住了兩期，蒙大家的愛護，總認為我沒有什麼乖張習氣，一致的贊揚，適竹林遴選法嗣，這裡方丈就保舉我和厚寬同事一齊去任了監院職責。

竹林在鎮江的南郊，四山環裹，林木特別茂盛，經歷代住持的努力，屋宇建築得很齊整，頗具叢林的規模，放過了好多次戒，是一所清修講學的極好地方，禪堂內住了十衆八衆人，早晚上上殿，安了一兩庫頭，照應柴米油鹽的瑣屑細務，其餘各樣職事，大都總是方丈都監監院來包辦，山下就近有不少的田地，自行僱工種着，實行農禪的生活，方丈都監監院輪流來督察着，每天至少總要到山下一二次，在山上的人擔任接待遊客，周年總是這樣，也就够忙了。

這種環境和我歷年來所過的生活，大異其趣，書本兒是不能多捧的，只好忙裏偷閑的和他會會面，或者在督耕的時候，袖而籠之地看一下子，在巡行的時候，就當做經行念佛來消遣，這樣地來作想，內心也就安下去了，夫所謂農禪也者，是為着經濟而勞作嗎？內容實在不是這樣，長年所得，尚不勝工人飯食工資的支銷，不但落得個白忙，還是要蝕本，他們既不是傻子，何以要這麼幹？也有他的肚皮經，我也曾請教過，理由是歷來常住家風是這樣，現在已經減少了好多，倘若完全不種，免不了外面來懶惰的非議。其餘還有一層，山裡面僻靜，不種田是不能容納這班夥計，就是蝕本當安他們做保家也是少不得的，當時我也不量分位的駁了他一下，怕沒有事做，何不領着清衆在家裏行持，不比這無益的苦行好得多嗎？當時因為辦學是討人厭惡的件事，這好拿着行持的太帽子來罩住他，學的這個字，始終沒有敢提過，至於家風這一層，從前是種田現在改作行道，和老祖的本意也不相背，不能說不好，他的回答是我們坡

下容衆辦道，也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依舊這樣待遇，無多人來，若是特別的優待，苦於脂膏不夠，他還引了一箇好例子鄭重其詞的說：即如從前這裡西老做方丈的時候，也曾發過大心做照天寧寺的辦法，招引了好多禪和子，在堂裏坐香，放參待遇是特別考究，弄不到一年，常住就虧空下來了，老和尚同他大吵，山上的樹木，無論怎樣是不許動的，逼得無可如何，他就不辭而別的跑掉了，他這樣本地風光証據確鑿，經驗宏富的說詞，我也就默然地無可言說了，在這環境之下，整整度過了七八年，其中也生起了好多次的妄想，終被我的一貫主義壓制下去。

民十七那年春天，革命軍北伐的時候，好幾處叢林趕着交待，我的法師也照樣交了我，還是仍舊維持着現狀，比時革命初到，局面完全轉變了，且很有與僧家不利的傳說，人心頗為惶惑，在這混亂情形之下，依着舊日家風，過了一年，每遇到七月十五期頭，老住的照例跑得淨光，雖然出盡了方法苦留他，終是無濟於事的，老和尚看到家裡人少，常常嘖嘖嘆道：「這麼大的叢林，

別人跑進來，看不到什麼人，面子上太不好看，總要出點法子才好。」我說：要人多是很容易的事，但是要變變方法，包教你要不了，只愁飯不够吃，屋不够住，人是不須愁的，但怕不能依着

異類法緣記

二 靈禽

鵠

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禪誦爲業，精進練行。貞觀末，有鵠巢其房楹上，哺養二雛，法師每有餘食，恒就巢哺之，鵠雛後遂漸長，翼未成，乃並學飛，俱墜地而死。僧並收瘞之，經旬後，僧夜夢二小兒，白之曰：「兒等爲先有少罪，遂受鵠身，彼所聞法師來讀法華經，及金剛般若經，既聞妙法，得受人身，兒等今於此寺側十餘里某村某姓某家，託生爲男，十月之外，當即誕育。」僧乃依期往視，見此家一婦人，同時誕育二子，因爲作滿月齋，僧呼爲鵠兒！兩兒並應之曰諾！一應之後，歲餘始言。

（冥報拾遺）

我的辦法，這是無可如何的，苦心辦道的老修行，和初學的求名菩薩，有金山高旻等地方，至於爲利的有經懺門頭，可是這裡這三種希求都沒有，所以要住好人，也就難之難矣！（未完）

（續）

震華

鵠

釋玄璧蘇州吳縣人也，住流水寺。常講法華，猛獸、毒蟲、妖精、惡賊、頻繁遭遇，未嘗忤其情守。常坐一床，方四尺，未嘗倚臥，每講法華，二十餘徧，州牧咸來聽受。忽有一鵠，從外飛來，於殿下池中，三度含水，噴灑於地，經詣佛邊，聖僧座上，一立不動；直至講了然始飛去，如此經年，後乃恒住。上堂即鼓翼引前，下講即傾身隨從。法師或令其舞，即振翅頓足，顯影低頭，乍起乍低，或來去，變態殊絕，難以具名。數州文翰之上，莫不倖而同詠。壁後不知所終。（弘贊法華傳二）

鵠

（二）陳法朗徐州沛縣人。就大明寺寶鑑

禪師學禪，精律論，譽動京畿，聽侶雲集。得檀施，用造經像塔寺，濟給窮厄。見諸生，命即買歸畜之；鵠鳴雞犬，充牣房內。見朗寢息，皆寂無聲，遊觀之時，羣起鳴吠，喧於鼓吹。亦懷感之致歎！（緇門崇行錄）

（二）隋京師浮影寺釋慧遠姓李，燉煌人。後居上黨之高都焉。三藏備通，九流洞曉，天縱疎朗，儀止冲和。講導爲業，天下同歸。昔在清代，先養一鵠，聽講爲務，開皇七年，勅召入京，鵠在本寺，栖宿廊廡，晝夜鳴呼，衆共惡之，附使達京，至淨影寺大門放上，鳴叫跳躍，徑入遠房。依前馴聽，不避寒暑，耳聞法集鐘聲，不問旦夕，皆入講堂，靜聲伏聽，僧徒梵散，出堂翔鳴。若值黑白布薩鳴鐘，終不入聽，時共異之。遠常途講解，依法潛聽，中間及語，便鳴翔而出。（法苑珠林二十四）

（三）明萬曆初，侍中鍾復秀徐遵壽，俱住京城羅家巷別院，淨室數間，二公聯座，持金剛經。有二白鵠，行止皆隨，昂首而聽經聲。餘數年，二鵠並對經案立化。（金剛新異錄）（未完）

六祖大師 (續)

汪冰予

五

陽光暖暖地是曬到綠色的光竹葉兒上，像很疾速的爬完了每箇船形的嫩葉而又飛向老柏樹的那枝新幹兒樣的跑。這時，不會在惠能那所矮矮的屋子外面東邊的土牆上再見到搖曳着的竹葉，那尖而長的瘦影了。

每天總是那末很快的過去，要不是每日黃昏時候那個貨郎既破着裂破經過門口的話，這幾乎使惠能又費猜到白日又將投落的時候。

「媽還不回家嗎？」

「該許就應歸來吧！」

一個人當他在憧憬着一個美麗前程而這是一個憧憬開始在他生命綫上逐漸走向實現途徑上去的時候，這是多麼愉快的事呢。雖然抓住了現實往往不會如理想那樣美麗，可是在這一個過程中，總是那麼抱着無限的願望。惠能從昨晚歸來同他老母請求，因聞一道者唸「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頓啓心扉後要打算跑黃

梅剎度求法得到她極端允許並代其向邱菩薩那兒告貸旅費後，他的嘴皮沒有合攏過，眼中常會被過分的愉快而噴淚！可是當他在愉快時而顧慮到皓首老母今後侍養問題，這可使他很費躊躇了。

「喲，我將怎麼安置這龍鐘的老母啊？」

這問題難得異乎平常一切的事，他開始運用他那不甚靈敏的腦筋了，他想，想得腦際幾乎漲裂的時候，仍然空泛的沒有結果，他便嘆息着命運起來！在一個時候，當他準備毀棄了自己結實的軀幹時候；被得着了一個斷決，便是寧可捨棄了求法而決定侍養的願望。

于是，他又開始待着從邱治珍處回來的老母了。

「邱菩薩能不能真的願意助我一點資金呢？假如他能知道我一片真誠的話，」惠能淺淺地笑了，「他一定可以幫助我們的吧。」

當然的，他應當也顧慮到這一點，

假如用過去的事來証明邱先生，這不會使他老母一蹶跑得失望，但是誰能肯定呢？這里，一個年邁老人扶住手杖步履艱難的姿態會從他不甚靈活的眼海中浮現出來，以至於由極小而變成很大很大的時候，他便低低的將頭垂下了。眼角邊好像冒着許多金星。

天慢慢地轉成淺灰的色彩，一個老人臉上滿刻着笑痕回來，惠能正重新整理着預備開始踏上征途的簡單行囊。

「喲，孩子，孩子！」

她是那麼快慰的喊着，雖然在她排布繡着粗花的鞋面上是黏了一層層的灰塵，但她不感覺疲憊，她正爲她的兒子前途慶幸着，老年人都是有那麼一顆心。

「啊，這長的路，媽疲憊了吧？邱菩薩說了什麼？」

「孩子，這是你的命運呵！」她愉快的用一個指尖指着惠能的臉上，「他沒說什麼，並且他很敬佩你的志願呢。」

「啊啊！」惠能輕盈的淺笑，「他決定能幫助我們了嗎？」

當然的：

——從阿根叔家出來，一直便到邱

菩薩那里去，原來大墟同新順墟里鄉人因汲水而爲了一個淤臭的河塘所屬權互相爭鬥起來，今早兩方專人請他調停，到黃昏才回來。我便將你昨天聽到那讀者誦金剛經而悟法打算往黃梅參禮五祖求法的話一一說給他聽，之後，我很惶愧的同他要求幫助的話，他滿口承應了。他很盛贊你的志願，可是他感覺「出家」並不是一個普通人可以完成的，也不是每個人都可隨便嘗試的事。要有果敢的意志同超人的思想，並且要將自身拋棄了來謀全人類幸福的收獲，但同時而要像佛的學說做工具來矯正社會上一切不法的事，輔做一個國家的國民成爲每個人都有傲揚的走向正當途徑去！可是出了家並不是每日呆板的讀經本就算完成了志願。同時好像很有觀念錯誤的弱者而將「出家」兩字認爲一種消極的舉動，因此寺院里平添了許多多因無路可走而出家的假和尚，這些都很使佛界本身漸漸處於危險症狀中。他並問你可準備了爲人類幸福的收獲而願意犧牲自己嗎？你說。但你總不該盲目的吧？」

惠能低低地道：

「當然我並不如他那樣所說而出家，或者爲吃飯而出家，我準備了一切的犧牲，我願意從偉大的佛學中得到收獲而貢獻給全人類！」

白髮如銀的老人在一旁是溫和的笑了。輕輕的風吹在老人紅潤而有縐紋的慈祥臉上，正如老蒼松上飛來一朵淺紅色的桃花一樣的可愛。

「邱菩薩又講從這里到黃梅路途險峻崎嶇，就不息的走也要廿七八天才能到呢。明天走，路上很要當心！」說時從內衫的衣袋里將三兩多碎紋銀取出統交在他手中道：

「孩子，你收好在行囊里吧！」

「媽，孩兒不願走哪！」

「什麼？不願走？」

她很詫異，剛才微笑的臉上突然沉靜下來，「啊！你真不願去啦嗎？孩子你說吧！」

「不，」他很鎮靜的這樣說：「不，我不應當撇開妳，我不忍心離開我的慈愛底媽！寧可我放棄了求法，呵！我每天的要待養我們……」惠能眼角邊已飽

貯着淚水了。

「啊啊，傻孩子！你別顧慮我，邱菩薩已經叫我等你走後搬到他那兒住，你還掛念我嗎？……」

「唔！那真嗎？」惠能慍快得幾乎要高喊出來。

「媽騙你嗎？這一點碎銀子收好吧！明天一早先上邱菩薩那兒辭行後再走，其餘鄰閭們讓我代你說吧！……」

用了夜餐，母子們在燈下互抱着落了许多的酸淚！

捱過了淒涼悲酸的今夜，這一個抱着果敢精神的青年是向着遼遠的征途上前行了。

六

蕪州黃梅縣的東禪寺在一片紅霞的圍繞中：

正當住持五祖大師對一千餘信徒講完了一段佛的史蹟後，忽然那呆胖的道人氣喘喘來說外面有個結實的大漢要參見和尚，五祖便叫胖子將那人引進來。一會兒，那人到了五祖座前便施禮。五祖打量那人後，提著清亮的嗓子問道：

「漢子！你那兒人哪？」

「嶺南新州人。」

「啊！這迢迢路程來幹嗎？」

「是的，弟子正爲求法而誠心的從遙遠路途來。」

「你有沒有名號？」

「有的。」

「叫什麼？」

「惠——能。」

「家中還有父母兄弟嗎？」

「除掉堂上一個白髮的老母，沒有其他的人，父親在我三歲那年就離開了我們。」

「漢子，」五祖感覺驚異的微笑說：「你願求作佛嗎？可是你這蠻子是應當拋開這理想，因爲這不是羈絆可以做的事啊！」

佛教新聞

記者

——香港——東運覺苑自延請悅西法師開講法

菩提心論以來，聽衆極爲踴躍，近以該苑寶覺女義學開學生手工成績展覽會，特放假四日，即陰歷九月初十日起開始復講，尙有一週，方可講畢，佛法難聞，機緣不再，連日聽衆，均能細

當五祖說到這兒的時候，兩旁徒衆

的視線全集中惠能身上，他們互相些談，「喂，這個蠻漢子也求作佛嗎？」尤其那白瘦面孔的教授師神秀同那那賦性蠢鈍的和尙叫惠明的最認爲可笑，當然，這一半有輕薄他的意思。另外有兩個小沙彌在旛後感覺好笑而抵着嘴笑。

「爲什麼弟子不應求佛呢？」惠能有點失望了，卅日來蘊蓄在他心中的願望已經開始動搖，但他不悲傷，他用極誠懇而柔和的態度向着：

「人雖然分南北，可是佛性無南北分；弟子生長嶺南與和尙雖有地理的關係，但佛性有差別嗎？」（未完）

心領受，誠香港佛化前途之曙光也。

——又——芝峯法師自來港住錫佛學會以來，計公開演講三次，講大方廣如來藏經一部八識規矩頌一部，法師往潛溪朝禮六祖大師道經廣州時應廣州佛教居士林之約，又公開演講數次，頃法師

以廈門南普陀寺疊次函電相招，日前已去廈，聞法師暫住閩南佛學院云云。

——又——香港佛學會，創辦至今，已歷多載。一切會務進行不遺餘力。如興辦義學，提倡素食，贈醫施藥等善舉，俱彌見成績。日前該會副會長王學仁居士等。恭請顯慈大法師蒞會宣講大乘起信論全部，自古曆八月十六日開始講經，每日到聽者除女居士爲數衆多外，其男居士約百有餘人，多係對於佛學素有研究者，法師妙辯天然，析理明徹，當講演時，一座肅穆，及其講畢，各各喜形於色，俱歎勝會難逢，以故逐日到聽，益形踴躍，觀乎此殆未始非佛法之感人者深也。

——清——江蘇清江覺津寺爲江蘇江北著名叢林之一，近以與外界發生事故，該寺前住持向江蘇省佛教會辭職，省佛會以該寺財產豐富，當地民風悍惡，非有特出高僧，不足以言維範，衆議之下，乃委住前閩南佛學院代理院長現代佛教社長海潮音編輯大醒法師前往接替，大醒法師辦理僧教育有年，爲新僧中之佼佼者，就職以後，當另有一番新發

展，吾人誠不禁爲江北佛教前途額手相慶也。

——樂——浙江慈谿金山寺白湖講社副主任清（竹塵）（守志）法師，年少俊秀，嘗負笈閩南武昌等處，通英梵日文，精詩

善書，早爲海內佛教所欽仰，法師原藉樂清，近以歸省父病，該縣佛教緇素，紛紛說法，法師慈悲乃爲之公開演講數日，法師曾演說念佛與念心一次，完全根據現代科學心理學發爲偉論，當時聽者，均仰讚佛法廣博爲不可思議云云。

——安——潮州安埠靈和寺自林桐門居士等組設念佛社以來，發展頗速，近更發起念佛道場，恭請嶺東佛學院訓育主任智誠法師爲主七，智誠法師爲太虛大師弟子，頭腦新健，辦事精明，平時行解極爲奮發，故深得安埠紳士，縉素等信仰云云。

——日——談玄法師者湘人也，自幼出家在本國內親近諦閑慧明二大法師有年，昔民國十五年留學日本高山山從玉山

學校長，天王寺住職，道學均優，年逾八十，精神煥發，此次授談玄台密，盡其底蘊，而報傳教意覺二大師之恩惠，將最完密之台密教復還中華云云。

——寧——本市因商業衰落，寺院佛事減少近將實行止單，如此情景，將來或有寺院無僧之勢。

——鎮——縣政府令各巡迴導督員，查報迷信會產：其文云：「查迷信會產之置備，原屬封建制度之殘骸；以科進

步之今日，其爲無意義之虛糜固無疑矣。安得任斯陋習長存，徒供一二人之享受。本縣長本經濟之立場，決以有用之財物，備充鄉鎮事業之經費。爰特訂定迷信會產登記辦法十一條，提由第九次縣政會議修正通過，合行連同表書冊式一併登仰遵照，並轉令各鄉鎮長迅速舉辦，務以一個月完竣具報。案關特飭慎勿漠視爲要！」

——慈——觀宗寺之退居根慧老和尚，從來以提倡修法華三昧而得信仰於張聖慧等女居士。最近因覺得慈城某府之

桃園，加以修飾，即設法道場，名之曰妙音精舍。集男女居士（聞其中亦有外道）數十人，于該社行持。以事先未向縣府登記備案，近則請示保護，縣府以性質不明不能批准。倘有意外。臨時報清所屬公安機理處云云。

——沙——四衆佛學研究社，以今年水災奇重，人畜財物，死亡損失，不可勝記，實爲百年來未有之浩劫。爰由該社同人發起，啓建大悲佛七四七日，恭請淨月老法師主七，晝夜六時，分班虔誦大悲咒並佛號，一行一坐，輪流不息。以此功德，超荐水災死亡衆姓，及一切殉難無祀冤亡眷屬，除邀請荆沙四衆弟子參與外，更希望全國佛教善信發心一致念誦，特備「念經咒佛號圖証」一紙，以資填寫，願滿後，寄交該社修持組，於佛七圓滿日，對佛前焚化，如有附設牌位追荐先亡眷屬者，亦可將姓名生卒日期書好寄交該社，設位回向，聞社主毛定勇居士，以起七日適值其先祖百歲冥誕祭期，特即在蓮位間附設一牌位，籍資荐度，每日請主七大師，演講地藏本願經全部云云。

編者的話

這一期的稿件，在我看來似乎精彩些，短談中兩篇文章，短小精悍，是研究佛學者應有的基本常識，雖不敢說這就是大衆化的作品，在一般意義上是值得讀一下的。

文化建設與佛教一文，作者寄塵法師，最近狠小發表文章，本文立論公正，希望讀者也以公正的眼光讀它，不要以為佛教徒就專門唱佛教文化的高調。

兒童宗教性的訓育一文，作者東初法師，能見到中國兒童訓育唯有導以佛化的思想，這真是高人一等的見解；通常人說：中國佛教只有上等人 and 下等人（指愚夫愚婦）才接受，這話雖似污辱佛教，但過去佛教的畸形發展從此可見一斑。要佛教深入民間，確非從兒童方面着手，負有弘法責任的人要注意這點才對！

佛教的女性觀，本期刊完了，讀者如有問題，不妨提出討論。

式十年來的幻影的一文，是本刊審

定謫公法師廿年來求法弘法的一個縮影，這里面够我們取法的地方很多，望大家不要嬌虎過去！

編者

本刊從第三卷改爲月刊了。望讀者
和我們密切他合作，本刊能够繼續發展，也就是中國佛教前途增加了一些光明，佛教是大衆的，望注意這點！

重陽節後一日。

正信週刊

第六卷 第九十二期合刊

目錄

評論：仰光中國佛學會輸賑感言 宇宙諸法實相論 賑災歸來 念佛啓信錄 紀念觀音菩薩應有的認識 火宅	述著	演講	通訊：各處致本會導師信錄 學佛拉雜述記 志行之自述	記傳	蜀峨遊記	務會 本會工作日記摘要 本會第二次收到賑款報告	林藝 詩 如是如是	佛教新聞
仁性 雨墨 李有秋 智藏 關少堯 編者 張省凡 來稿 丁空						汪步雲 迦那妙鐘等 周觀仁 編者		

出版及發行：漢口佛教正信宣化團

訂閱全年十五期連郵洋壹元 半年廿五期連郵洋伍角

人海燈

第二卷第廿一廿二期合刊
民國廿四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主辦者 東蓮覺苑

編輯 人海燈社

香港山光道東蓮覺苑內
自動電話三零八零八號

印刷 林發印務公司

香港德忌利士街三十八號
自動電話二零七一七號

YAN HOI DANG SHEA
TUNG LEEN KOK YUEN
Shan Kwong Road,
HONG KONG

本刊定價表

每月兩冊	預 定			零售每期五分	郵費四分
	全年	半年	時期		
	廿四冊	十二冊	冊數		
定費先惠	一元二角	六角	本港	定價	外埠
	一元二角	六角	外埠		

本刊徵稿新例

- 一 本刊取材凡佛學論文，專著，譯述，批評，人生問題研究，佛教史蹟，風景照片，木刻，漫畫，文藝創作，（包括小說，詩歌，小品，隨筆等）地方佛教通訊，均所歡迎。
- 一 來稿務須繕寫清楚，並自加標點，能依本刊行式寫者尤佳。
- 一 來稿請注明通信住址及姓字，以便通訊，但發表時得用筆名。
- 一 投寄之稿，不合用者，月內寄還，未寄還者，即當採用，毋須函詢。
- 一 對於來稿，本刊編者有改刪之權，如不願者，請于寄稿時聲明之。
- 一 來稿一經刊載，除酬本期二份外，另外贈閱四期，每月投稿一次以上者，本社得酌量情形聘為特約撰述。
- 一 本刊歡迎讀者之批評與意見書。
- 一 來稿請寄香港跑馬地山光道東蓮覺苑內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為妥當。

本刊廣告刊例

- 一 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二個月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
- 一 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月月底收費。
- 一 每期廣告刊出後，贈送樣本兩份，以便核對。
- 一 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登。
- 一 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運化啓者。本報爲應法界同人需要。發揚大乘教義。普及佛
 專件。特出一張。內容分評論。格言。義理。世諦。道俗。共賞。
 結緣。以見。訂承。諸山。大德。長者。居士。所稱。許。道。爲。廣
 誼。將。本。社。數。見。即。在。後。定。種。優。待。辦。法。分。別。填。出。下。如。承。訂。閱。
 併。交。本。社。即。當。按。日。如。數。寄。奉。倘。荷。鼎。力。介。紹。流。通。尤
 爲。歡。迎。

二 如。一。次。介。紹。定。閱。多。份。須。分。寄。者。亦。得。照。上。條。辦。理。
 以。示。優。待。本。條。適。用。各。地。多。人。分。寄。

三 凡。本。報。訂。戶。登。載。廣。告。如。係。訂。閱。三。月。照。廣。告。原。有
 價。目。九。折。收。款。半。年。者。照。原。有。價。目。八。折。收。款。一。年。者。照
 原。有。價。目。七。折。收。款。不。論。商。店。個。人。或。團。體。如。有。願。同。此。例。
 如。有。願。推。廣。弘。法。者。除。批。發。價。目。面。議。外。餘。悉。照。派。代
 表。處。章。程。辦。理。法。者。除。批。發。價。目。面。議。外。餘。悉。照。派。代
 定。報。價。目。本。埠。三。個。月。洋。一。元。六。個。月。洋。一
 元。九。角。全。年。洋。三。元。六。角。三。個。月。洋。一。元。四。角。半。年
 國。內。及。日。本。每。月。洋。五。角。三。個。月。洋。一。元。四。角。半。年
 郵。票。以。一。分。半。分。爲。限。餘。不。收。

報。名。下。一。長。方。每。日。計。洋。十。元。
 一。四。版。中。縫。長。行。每。日。計。洋。八。元。半。行。四。元。
 二。三。版。中。縫。長。行。每。日。計。洋。七。元。半。行。三。元。五。角。
 封。面。下。短。行。計。二。十。字。高。每。日。計。洋。六。角。起。碼。
 二。三。四。版。下。短。行。計。二。十。字。高。每。日。計。洋。六。角。起。碼。
 角。五。行。起。碼。計。三。十。字。高。每。日。計。洋。六。角。起。碼。

（五）（四）（三）（二）（一）

上海和民坊五號
 佛教日報社謹啓

香港廣鉅源出入口莊擴充舖面新遷和興西街二十號
 上海佛學局特約發行處 潮安密教重興會總經理處

貨真價實 歡迎賜顧 流通

三藏經典 佛像圖籍 陀羅尼被 顯密法器 僧侶用品 罐頭素食 名山念珠 星月念珠 西藏楠香 正茄沉香 安南貢香 檀香速香 降香花刻香 瑩州女子香 東莞香 燒香塗香